

# 宋太宗朝外戚名將李繼隆(950-1005)

何冠環\*

## 摘要

李繼隆是宋太祖(960-976 在位)從龍大功臣、樞密副使李處耘(920-966)長子，太宗明德李皇后(960-1004)之長兄。他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帝戚，加上他能征善戰，從太祖晚年開始，便得到太祖和太宗兄弟的重用。從太祖開寶八年(975)征南唐之役始，到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平北漢之戰，以及太宗一朝對遼對夏的大小戰役，包括高粱河之戰、滿城之戰、岐溝關之戰、君子館之戰、唐河、徐河之戰、夏州之戰及第一次靈州之戰，李繼隆以騎將身份，統率馬軍，幾乎無役不與，而屢立戰功；不過，他也有好幾回恃太宗的寵信違紀敗師，為時人所非議。他以後兄貴戚的地位，在內執掌禁旅，在外統兵出征，成為太宗一朝最有權勢的武將。太宗用人惟親，最喜用他的藩邸舊臣及外戚統領軍隊，因而在宋初軍事上付出高昂的代價。李繼隆在泰半平庸的外戚武將中，論戰功與用兵韜略，卻是卓爾不群的，稱得上是一代名將。時人比之為漢代的衛青(?-前 106)和霍去病(前 145-前 117)。不過，因李皇后在太宗死後企圖廢立真宗(997-1022 在位)失敗，李繼隆受牽連被罷軍職，投閒置散多年，直至景德元年(1004)遼軍南侵，他才得以重上沙場，建立最後的功勳。

**關鍵詞：**李繼隆、宋太宗、明德李皇后、外戚、李繼和、李繼遷、高粱河之戰、滿城之戰、君子館之戰、夏州之戰、第一

---

\*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署理系主任

次靈州之戰

## 一、導言

本文乃筆者研究北宋外戚世家潞州上黨(今山西長治市)李氏的第三篇論述，重點在考論李氏成爲外戚後最重要的人物、宋太宗(939-997, 在位 976-997)及真宗(968-1022, 在位 997-1022)朝的外戚名將李繼隆在太宗一朝的事功，並對已刊出的二文的論點作出補充。<sup>1</sup>

李繼隆字霸圖，是太祖(927-976, 在位 960-976)從龍大功臣、樞密副使李處耘(920-966)長子，太宗明德李皇后(960-1004)之長兄。<sup>2</sup>他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帝戚，加上他能征善戰，從太祖晚年開始，便得到太祖和太宗兄弟的重用。從太祖開寶八年(975)征南唐之役始，到太宗

<sup>1</sup> 筆者已刊出的兩篇有關潞州上黨李氏的論著，第一篇專論李氏的起家者、李繼隆父李處耘之生平事蹟。第二篇則專論李繼隆在真宗朝被投閒置散的原由，以及他後來得以重返沙場，在澶州景德一役得以建立他最後功勳的始末。參何冠環：〈宋太祖的從龍功臣李處耘(920-966)〉，《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 25 卷第 2 期(2003 年 3 月)，頁 99-115；何冠環，〈老將知兵：宋初外戚名將李繼隆(950-1005)與景德之役(1004)〉，載張希清、田浩(等)編，《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 月)，頁 203-247。

<sup>2</sup> 明德李皇后是李處耘次女，庶室陳氏所出，是李繼隆之異母妹，她比李繼隆幼十歲。太祖開寶八年(975)十二月十九日，太宗夫人符氏(942-975，太宗追封爲懿德符皇后)死，太祖為太宗聘李氏為晉王妃。李氏在太平興國二年(977)七月始入宮，封德妃，到雍熙元年(984)十二月被冊為皇后。按：《宋史》以李皇后入宮在太平興國三年，當誤書。參見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1995 年版)，卷十八，頁 408；卷二十五，頁 590；卷四百五十七，頁 10946；徐松(1781-1848)，《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 11 月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 1926 年本)，〈后妃一之一〉；脫脫(1314-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 年)，卷二百四十二〈后妃傳上·懿德符皇后、明德李皇后〉，頁 8609-8617。

太平興國四年(979)平北漢之戰，以及太宗一朝對遼對夏的大小戰役，李繼隆以騎將身份，統率馬軍，幾乎無役不與，而屢立戰功；不過，他也有好幾回恃太宗的寵信違紀敗師，為時人所非議。他以后兄貴戚的地位，在內執掌禁旅，在外統兵出征，成為太宗一朝最有權勢的武將。

李繼隆家世不凡，功業顯赫，故《隆平集》、《東都事略》及《宋史》均有傳，而其生平最詳最早之記載，莫過於他晚年的知己楊億(974-1020)在他身後十月，奉命為他撰寫的墓誌銘。<sup>3</sup>本文即據宋人官私有關李繼隆生平事蹟之記載，並參考前人相關的宋遼、宋夏有關戰役研究，對李繼隆在太宗一朝的軍旅生涯考述一番，並論析他作為外戚而統軍的得失。<sup>4</sup>

## 二、將門虎子，功臣子弟：李繼隆在太祖朝之仕歷

<sup>3</sup> 參曾鞏(1019-1083)，《隆平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九〈李繼隆傳〉，頁3上至4上；王稱(?-1200後)，《東都事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二十〈李繼隆傳〉，葉2下至4上；《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8963-8969；楊億，《武夷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宋故推誠翊戴同德功臣山南東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襄州諸軍事行襄州刺史判許州軍州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四百戶食實封三千二百戶贈中書令諡曰忠武李公墓誌銘〉(以下簡稱〈李繼隆墓誌銘〉)，頁13下至29下。

<sup>4</sup> 有關李繼隆的研究，除筆者前所撰的一篇外，目前所見，僅有賈明杰所撰一篇通俗的短文。參見賈明杰，〈上黨名將李繼隆〉，《滄桑》，2006年第4期，頁7-8。

李繼隆於後漢隱帝(948-950 在位)乾祐三年(950)誕於開封(今河南開封市)，母吳氏。他有一姊，惟生卒年及姓名不詳。是年三月，李處耘上司永安軍節度使(即府州，今陝西榆林市府谷縣)折從阮(892-955)奉詔入朝。四月，徙鎮爲武勝軍節度使(即鄧州，今河南南陽市鄧州市)，李處耘從行。他爲免後顧，將繼隆姊弟託付給在開封的長兄李處疇(?-960 後)代爲撫養。李處疇有一子名李繼凝(928?-988)，長於李繼隆二十二歲。他在後漢乾祐初年(約 948)，任豐州永豐縣令(今陝西榆林市府谷縣西北)，到後周顯德中(約 956)返京任國子律學博士，他當是李繼隆童年時讀書學習的導師之一。<sup>5</sup>

李繼隆幼年時，因李處耘任職四方，故能與父相聚的時間不多。大概後周世宗(954-959 在位)顯德四年(957)，彰信軍節度使(即曹州，今山東荷澤市曹縣)李繼勳(916-977)命李處耘押送契丹間諜至京師，李繼隆才得以與父短暫相聚。同年七月，周世宗將李處耘調入其愛將殿前都指揮使宋太祖帳下，任殿前司都押衙。李處耘從此成爲宋太祖的親信，而他也得以在京師與妻兒團聚。據楊億〈李繼隆墓誌銘〉所述，李繼隆「殆總角成人，出就外傅，乃歸膝下，以奉所生，蓋閨門之中，見無常父者矣。」當是指李繼隆在這年方才回到父親的懷抱。楊億稱李繼隆「涉獵經史，博通大義，馳騁騎射冠絕一時，」雖是溢美之辭，但相信是其父從小對他嚴加教導之成果。<sup>6</sup>

周世宗在顯德六年(959)六月英年早逝，半年後宋太祖即發動陳

<sup>5</sup> 參見何冠環，〈宋太祖的從龍功臣李處耘(920-966)〉，頁 101。

<sup>6</sup> 同上文，頁 102；〈李繼隆墓誌銘〉，頁 16 上。

橋兵變，奪取帝位。李處耘與太宗、趙普(922-992)等人乃是策動兵變的核心人物。太祖即位，李處耘即成爲從龍大功臣，〈李繼隆墓誌銘〉即稱李處耘是「國初佐命，功居第一」。李處耘以「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對他因此倚重有加。他在建隆元年(960)四月和十一月，先後扈從太祖平李筠(?-960)和李重進(?-960)，以功自客省使擢宣徽北院使知揚州(今江蘇揚州市)。這年底，李繼隆遂以父蔭補西頭供奉官出身，這年他才十歲。同年李繼隆的二妹出生，這位庶出的李家二小姐後來便是太宗的明德李皇后。<sup>7</sup>

李處耘在建隆三年(962)十月召還京師，拜宣徽南院使擢樞密副使，晉身執政。他陞任樞副的同日，趙普陞任樞密使，成爲他的頂頭上司。<sup>8</sup>乾德元年(963)正月，李處耘受命輔佐宿將慕容延釗(913-963)征荆襄和湖南。宋軍只用三個月便平定兩地，但作爲監軍的李處耘卻與主帥慕容延釗爭權。二人各不相讓，向太祖劾奏對方。太祖一方面要顧全他當年曾「以兄事之」的元勳宿將的顏面，另一方面可能聽信趙普對李的讒言。這年九月，太祖罷免李樞副之職，並將之貶爲淄州刺史。李繼隆也受累除籍爲民，史稱這是「當塗」的人下石的，從楊億到《宋史》

<sup>7</sup> 同上文，頁 102-107。考李繼隆二妹、明德李皇后生於建隆元年(960)，當在是年正月陳橋兵變後。參司馬光(1019-1086)，《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6年)，卷二百九十四〈後周紀五〉，頁 9602；《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1；《宋會要輯稿》，〈禮四一之七、三八〉；〈李繼隆墓誌銘〉，頁 15 下至 16 上、25 下。另參見注(2)。

<sup>8</sup> 參徐自明(?-1219 後)，《宋宰輔編年錄》(王瑞來校補)(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年 12 月)，卷一，〈建隆三年〉，頁 7-8。

的編者都沒有明說這個「當塗」者是誰，筆者認為趙普的嫌疑最大。<sup>9</sup>

李繼隆從乾德元年底始，隨父至貶所淄州(今山東淄州市)。大概在乾德四年(966)二月，他隨母吳氏入京賀太祖生辰(按：太祖生辰長春節在二月十六)，太祖大概想起當日委屈了李處耘，就馬上恢復他西頭供奉官之職，將之留在京師。同年閏八月，李處耘卒於淄州。太祖聞之，特為輟朝一日，贈宣德軍(即湖州，今浙江湖州市)節度使，並遣中使護喪事，賜葬地於洛陽(今河南洛陽市)的偏橋。李繼隆星夜趕到淄州，殮葬亡父，並扶靈歸葬於洛陽。是年李繼隆僅得十七歲。<sup>10</sup>

李繼隆為亡父盡孝後，回京供職。據楊億所記，當時得寵用事而與李處耘有宿憾的人，對李繼隆大為猜忌。這個呼之欲出的人毫無疑問是當時大權獨攬的宰相趙普。據說厚愛李繼隆的人很為他的處境擔心。不過，李繼隆少年老成，「介然自持，不以屑慮」，而且胸有智計，裝做終日沉迷射獵，不事生產。趙普大概給他騙過，以為他只是胸無大志的紈袴子弟，就沒有再視他為眼中釘。<sup>11</sup>

開寶二年(969)正月，太祖準備親征北漢，他選派使臣四十九人發諸道兵屯於河東、河北各州。李繼隆奉命送戍卒於貝州(今河北邢台市

<sup>9</sup> 參見何冠環，〈宋太祖的從龍功臣李處耘(920-966)〉，頁 110-112。

<sup>10</sup> 李繼隆在乾德哪一年入京賀太祖長春節而得以復官，史所不詳。〈李繼隆墓誌銘〉記他復官留於京師後，「俄丁先王憂」。據此推論，李繼隆入京似在乾德四年春。考乾德二年四月，呂餘慶(927-976)自江陵府(今湖北荊州市)還朝陞任參知政事時，太祖曾問他李處耘在荊州(即江陵府)與慕容延釗爭權之事，呂據實回報。太祖乃知當日委屈了李處耘。參《宋史》，卷一〈太祖紀一〉，頁 5、17；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3；《長編》，卷七，頁 178；卷十四，頁 307；〈李繼隆墓誌銘〉，頁 16 下。

<sup>11</sup> 〈李繼隆墓誌銘〉，頁 16 下。

清河縣)，貝州節度使孟玄喆(946-990)命宴射於堂上，李繼隆像亡父當年折服李繼勳一樣，以矢無虛發的妙技和嫻雅的舉止贏取孟的嘉許。孟玄喆據稱有知人之鑒，即時稱許他，說「它日，非吾所及也。」<sup>12</sup>

李繼隆從貝州還朝後，先後被委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閬州(今四川閬中市)之監軍兼巡檢。當時隴蜀亂平不久，盜賊仍多。李母不放心李繼隆一人前往遠方，打算差派跟隨亡夫多年而性情謹厚的親信，輔助愛子。但李繼隆表示：「兒之是行，不須此輩，必當有立，無忝前人。」李母也就不勉強他。據楊億所記，李繼隆在果、閬州供職日，據說「戾止踰月，群盜屏息，臣猾就擒，齊氓安堵。」其政績得到宋廷嘉許之餘，當他受代離蜀之日，還得到二州百姓的歡送。楊億的話大概有所溢美，然李繼隆出仕之初，做得稱職，相信也屬實。李繼隆除了善射外，還善馳騁。據說當他從蜀取道劍閣棧道(今四川廣元市劍閣縣大劍山與小劍山間)代還京師時，為了早日返京，就日夜兼程，且不理道路艱險與及天雨苔滑而高速馳奔，有一回竟連人帶馬，墮下百尺深崖。等

---

<sup>12</sup> 按楊億所記，李繼隆送戍卒在開寶初，參以《長編》所記，太祖在開寶二年初為征北漢而大舉調動軍隊，他所派的使者四十九人，疑李繼隆正在其中。又孟玄喆本為後蜀太子，歸宋後拜泰寧軍節度使(即兗州，今山東兗州市)，後移鎮貝州，在鎮十餘年，據《宋史》本傳所記，他要到太宗初年才移鎮定州(今河北保定市定州市)。楊億說孟當時為定州帥，未審是楊誤將貝州作定州，還是《宋史》失記。據李之亮所考，從乾德五年(967)到太平興國二年(977)，定州帥(義武軍節度使)一直由祁廷訓(924-981)出任，說孟玄喆為中山帥，恐是楊億誤記。孟氏當時是貝州帥。參〈李繼隆墓誌銘〉，頁17上；《長編》，卷十，頁216；《宋史》，卷四百七十九〈世家二〉，頁13882，〈孟玄珪傳〉；李之亮，《宋河北河東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5月)，頁175-176，〈定州中山府〉。

到附近的驛吏聞聲持燭來到崖邊拯救時，他早已牽著山綆攀上平地，而人馬無損。人家都說他命大福大，祖宗之靈庇祐，實際上是他精練的騎術救了他。他後來長期執掌馬軍，正得力於早年練就上乘騎術。<sup>13</sup>

開寶七年(974)九月，太祖發兵征南唐。大概在開寶八年初，位於湖南的梅山峒蠻，趁著宋軍與南唐軍交兵之時，乘機侵犯潭州(今湖南長沙市)和邵州(今湖南邵陽市)。李繼隆剛好奉命率領雄武軍三百人出戍邵州，他的軍隊因戍守內地，依例只給刀楯，沒有重型兵器。李的部隊在潭州之南，遇上數千蠻兵攔路。他率部奮戰，至手足都中毒矢，幸得良藥而愈。然他部下的兵卒卻損傷了百餘人，最後總算擊退了蠻兵。起初有人指斥李繼隆輕敵有罪，後來太祖查明他其實以寡勝眾，且勇敢善戰，就開始對他另眼相看，委以重任。<sup>14</sup>

在平南唐的戰役中，李繼隆多立功勞。開寶八年二月，他跟從左驍衛大將軍、潭州鈐轄石曦(920-993)率兵攻襲袁州(今江西宜春市)，敗南唐軍二千於袁州西界，並攻破附近之桃田砦，追擊南唐軍二十里，再攻入潭富砦，焚其梯衝存糧。稍後他又從京西轉運使李符(926-984)調發荊湖軍糧，領糧船數千艘順流東下至金陵(今江蘇南京市)。楊億稱他

---

<sup>13</sup> <李繼隆墓誌銘>，頁 17 上下；《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3。按李繼隆任果州、閬州監軍之年月不詳，考李繼隆約在開寶八年(974)初奉命戍邵州。按一般之差遣為三年一任，則李繼隆當在開寶二年自貝州還京後出任果州監軍，到開寶五年徙閬州監軍，然後到八年徙邵州。又《宋史》本傳以李繼隆在乾德中任果、閬州監軍，當係誤書。

<sup>14</sup> 《長編》，卷十五，頁 323；卷十六，頁 340；<李繼隆墓誌銘>，頁 17 下至 18 上；《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3。考《長編》將李繼隆遇蠻兵之事繫於開寶八年五月甲申條宋廷豁免潭州(即長沙，湖南長沙市)、邵州稅時，實際上李遇蠻兵當在開寶八年初。

「備豫有素，往來無滯。編管斗粟，不爽於軍需；木牛流馬，式彰於心計。」因這趟運糧差事做得成功，更受太祖賞識。據載他曾與攔截的南唐水軍在長江水戰，有一次伏弩正中其額，幸而他的冠青堅厚，沒有受傷。因他善馳驛，每日可行四、五百里，故太祖多次命他傳送軍情兼押送南唐降將。太祖屢稱許他有勇有謀，可任大事。<sup>15</sup>

大概李繼隆樣貌類其父，故太祖見到他，就馬上想起故去的愛將李處耘。太祖自問當年委屈了李處耘，有心補過，見李繼隆有智有勇，就決心提拔他。太祖吩咐李繼隆，平定南唐之日，要他前來報捷，答應會厚賞他。不過，當時在宋軍中負責傳報軍情的使臣和內侍有十多人，人人都想爭這份優差。當金陵仍未破時，恰好有重要軍情要上奏，但人人都不想去，怕去了就得不到獻捷的差事。李繼隆見此，就自願前往。十一月底，當他抵京時，金陵仍未攻破。太祖見到他，甚為錯愕，又惋惜他未能當上報捷之使臣。李繼隆很機警，他估計金陵破在旦夕，就對太祖說他在途中遇見大風，天地晦暝之奇像，並一口咬定這是金陵城破之吉兆，他說捷報很快便會到。太祖自然愛聽吉祥的話。李繼隆的運氣很好，同年十二月一日，捷報便到京。太祖聞報大喜，即召見李繼隆，嘉許他的先見。<sup>16</sup>

---

<sup>15</sup> 據載李繼隆往還京師，有一次在途中遇虎，他一矢即將之射斃。又有一次他押送一南唐降將至京，至陳州項縣（今河南周口市沈丘縣），該降將病重不能行，李繼隆當機立斷，將他斬首上報太祖，太祖即嘉他有謀。參見《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3-8964；卷二百七十〈李符傳〉，頁 9275；卷二百七十一〈石曦傳〉，頁 9289-9290；《長編》，卷十六，頁 334-335、353-354；〈李繼隆墓誌銘〉，頁 18 上下。

<sup>16</sup> 《長編》，卷十六，頁 353-354；《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太祖大概怕李繼隆功勞不夠，開寶九年(976)正月，又派他招撫在福建擾亂之原南唐宣州(今安徽宣州市)守將盧絳(?-976)。<sup>17</sup>同年二月，太祖論功行賞，李繼隆以平江南之功，從西頭供奉官超擢為莊宅副使，從使臣進入諸司副使的行列。太祖又因太宗妻符夫人卒，就作主聘李繼隆之二妹為太宗繼室。太宗是眾所周知的王儲，太祖的賜婚，就表明他要將李繼隆結為戚里。太祖在是年三月初巡幸西京洛陽，即命李繼隆隨行，任他為御營前後巡檢使，愈發對他寵信。<sup>18</sup>

栽培及拔擢有潛質的功臣子弟，為趙宋王室效命，是太祖一貫的政策。平情而論，李繼隆在太祖朝的仕途，初時並不順利，他要到太祖晚年才因緣際會得到太祖的器重，決心加以栽培。比他稍年長的幾個功臣子弟，好像石守信(928-984)的長子石保興(947-1004)、慕容延釗

8964；〈李繼隆墓誌銘〉，頁18下至19上。

<sup>17</sup> 太祖在開寶九年正月己卯(十二)聞盧絳叛，就派其弟盧襲(?-980 後)齎詔書招諭之。據楊億所記，李繼隆亦奉命以「偏師討之，勢窮乞降，縛送行在。」考諸《長編》，盧絳在同年五月自動投降，似乎不關李繼隆的事。盧絳是南唐悍將，擁眾萬人，李繼隆初出茅廬，即使楊億所記屬實，不過是偏師進討，楊億說李將盧絳「縛送行在」，筆者懷疑有誇大李繼隆功勞之嫌。而曾鞏大概因襲楊億的說法，故也稱「江南偽將盧絳擁兵數萬，繼隆獨諭以威信而降。」盧絳在五月歸降時，太祖已返開封多時，所謂「縛送行在」並非事實，李燾已考明盧絳實被誅於開封之固子陂，葬於夷門山，而非洛陽。而部送盧絳至開封的宋將，據李燾所考，實是平南唐之副將曹翰(924-992)而非李繼隆。參《長編》，卷十七，頁363、371-372；〈李繼隆墓誌銘〉，頁19上；《隆平集》，卷九〈李繼隆傳〉，頁3上。

<sup>18</sup> 太祖對李繼隆賞功特厚，他超過了東頭供奉官，連跳十一級，出任諸司副使第十一階的莊宅副使。又太祖為太宗聘李繼隆妹的年月不詳，僅稱「開寶中」。按太宗符夫人卒於開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太祖當在是年底或開寶九年初行聘。參注(2)，另見《長編》，卷十七，頁364、367；《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8964。

的次子慕容德豐(948-1002)、李崇矩(924-988)的長子李繼昌(948-1019),都比他早出頭及官職高。而王審琦(925-974)的長子王承衍(947-998),與魏仁浦(911-969)幼子魏咸信(949-1017)及比李繼隆略幼的石守信次子石保吉(954-1010)更相繼尚主,成爲太祖的東床快婿。不過,李繼隆憑著自己的本事,加上二妹婚配太宗的特別機遇,他在太宗朝以後的事功名位,即能後來居上。在功臣子弟中,與他際遇相近的,只有比他年輕的韓崇訓(952-1007)和馬知節(955-1019)。<sup>19</sup>

### 三、用人惟親：太宗朝的外戚武將

李繼隆在太宗朝因二妹冊爲皇后而成爲外戚。根據太宗一朝用人之情況,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看法:太宗喜歡用他的外戚帶兵出征,戍守地方及監察將領。他的用人,並不是用人惟才,而傾向於用人惟親。爲此,太宗後來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太宗一朝,具有外戚身份的,是他的母族、妻族、姊妹的夫族和其女兒的夫族,以及太祖的妻族及女兒夫族。太宗的母族男性外戚,包括他的祖母簡穆皇后劉氏的族孫劉文裕(944-988)及其二弟劉文嵩和劉文質(965-1028),以及他的母親昭憲杜太后(902-961)的族人,包括他的親舅杜審進(903-974)、他的幾個親表兄弟杜彥珪(928-986)、杜彥鈞

---

<sup>19</sup> 按韓崇訓是韓重贊(?-974)長子,馬知節則是馬全義(925-962)長子,他們二人在真宗朝先後出任樞密副使及知樞密院事。關於宋太祖栽培擢用功臣子弟的討論,可參何冠環:〈論宋初功臣子弟馬知節(955-1019)〉,收入何著:《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6月),頁137-202。

(?-1007)、杜彥遵、杜彥彬和劉知信(943-1005)以及他們的子姪杜守元等數人。<sup>20</sup>太宗的妻族男性外戚，計有他初娶後來追冊為淑德尹皇后的族人，包括尹皇后的妹夫趙延進(927-999)，<sup>21</sup> 與及他續娶、後來追冊為懿德符皇后的族人，和登極後才入宮並母儀天下的明德李皇后族人，以及他有名號的九位嬪妃的族人。符皇后族人出任武將的有其二弟符昭愿(945-1001)和符昭壽(?-999)，李皇后族人自然是李繼隆兄弟。<sup>22</sup>至於主婿方面，太宗姐夫高懷德(926-982)及其幾個兒子高處恭(?-986

<sup>20</sup>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杜審進、杜彥珪、杜彥鈞〉，頁13537-13539；〈外戚傳上·劉知信〉，頁13543-13544；〈外戚傳上·劉文裕〉，頁13545-13547。

<sup>21</sup> 趙延進是澶州頓丘(今河南濮陽市清豐縣)人，父趙暉是五代名藩。雖然尹皇后早死，但太宗對他仍任以腹心。其事蹟詳下文。另外尹皇后的族人稱為太宗所用的，是她的族弟尹崇諤(?-989後)，他在端拱二年(989)十月曾以作坊副使掌管折中倉，負責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鹽於江淮之出納事宜。參《長編》，卷三十，頁687。

<sup>22</sup> 太宗在登位後翌月，即開寶九年十一月，追冊他登位前已死的兩位妻子尹氏、符氏為皇后。考太宗有名號的嬪妃共九人，包括真宗的生母，後追尊為元德皇后(944-977)的賢妃李氏、貴妃孫氏(?-982)、貴妃臧氏、貴妃方氏、德妃朱氏(?-1035)、賢妃高氏、賢妃邵氏(?-1016)、淑儀李氏(?-993)及淑儀吳氏(?-1007)。以上諸嬪妃之族人任武將的，計有賢妃李氏父乾州防禦使李英、貴妃孫氏父左金吾衛大將軍孫守彬(?-984後)、淑儀吳氏父右屯衛將軍吳延保。但他們事蹟均不顯，考孫守彬在女兒於太平興國二年(977)閏七月入宮才從布衣授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當孫貴妃在太平興國七年(982)九月卒時，未載對孫家有何恩恤。到雍熙元年(980)十二月己丑(十四)，孫守彬才從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改授右屯衛將軍。參《長編》，卷十七，頁383-384；卷十八，頁409；卷二十三，頁528；《宋史》，卷二百五十一〈符昭愿、符昭壽傳〉，頁8841-8842；李埴(1161-1238)：《皇宋十朝綱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卷二，頁1下至2上；錢若水(960-1003)(撰)、燕永成(點校)，《宋太宗實錄》，(以下簡稱《實錄》)卷三十一(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頁62。

後)、高處俊(?-986)、高處榮(?-989 後)自然廁身外戚之列。<sup>23</sup> 而太宗在位期間惟一的主婿吳元辰(963-1012)及其族人,也成爲新的外戚。<sup>24</sup> 另外太祖孝惠賀皇后(929-958)之長兄賀懷浦(?-986)及其子賀令圖(948-986)、孝明王皇后(942-963)幼弟王繼勳(?-977)、孝章宋皇后(952-995)父宋偓(926-989)及其諸子,以及太祖三位主婿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及他們之族人,到太宗即位,仍在外戚之列。<sup>25</sup>

太宗對他的外戚的態度,是以關係親疏及信任程度而區別對待。

<sup>23</sup> 《宋史》，卷二百五十〈高懷德傳〉，頁 8822-8823，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第四冊，(成都：巴蜀書社，1989 年 6 月)，卷一五六〈王禹偁二十·右衛上將軍贈侍中宋公神道碑〉，(以下簡稱〈宋偓神道碑〉)，頁 540；《長編》，卷二十二，頁 500；卷二十三，頁 514；《實錄》，卷三十，頁 44。按高懷德幼子為宋偓婿。又太宗對其姐夫的家人不薄，他在太平興國七年二月，即封高懷德及燕國長公主所生的兩個女兒為高平縣主(?-982 後)和真寧縣主(?-982 後)。到雍熙元年六月壬午(初三)，再晉封公主次女為延昌縣主(?-984 後)。又高懷德長女在太平興國六年嫁趙普的兒子趙承宗(?-991)。

<sup>24</sup> 吳元辰是太祖朝首位樞密使吳延祚(911-964)幼子，他在太平興國八年八月戊戌，選尚太宗第四女蔡國公主(?-990)，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吳元辰兄弟共七人，依次為元輔(939-986)、元載(947-1000)、元範、元辰、元吉、元慶。從吳元輔以下均任武職。參《宋史》，卷二百五十七〈吳元辰傳〉，頁 8948-8950；《實錄》卷二十六，頁 8。考太宗在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封秦秦王廷美之女為雲陽公主(?-986)，並出降太祖朝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之子韓崇業(962-1002)，授左監門衛將軍、駙馬都尉，但當廷美在太平興國七年四月被貶後，韓崇業夫婦也被摘去公主及駙馬都尉名號，韓家廁身戚里的時間只得四個月。參《長編》，卷二十二，頁 506-507；卷二十三，頁 518；《宋史》，卷二百五十〈韓崇業傳〉，頁 8825-8826。

<sup>25</sup>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賀令圖〉，頁 13540-13541；〈外戚傳上·王繼勳〉，頁 13541-13542；《全宋文》，卷一五六，〈宋偓神道碑〉，頁 534-542；《實錄》，卷三十，頁 48。考宋偓在雍熙元年六月甲辰(二十五)自定國軍節度使(即同州，今陝西渭南市大荔縣)罷為右衛上將軍；不過，四年後又獲太宗復用出掌大郡。

他對親舅及表兄弟一直信任和重用，杜審進一直鎮守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陝縣)，又在太宗離京時，被委任為京師警巡，另建節加官，恩禮不衰。<sup>26</sup> 杜彥珪和劉知信在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市)，伐幽州(今北京市)二役均從征。他們二人雖在太平興國五年(980)八月坐私販賣竹木被貶官，但數天後又官復原職。劉知信在太平興國七年因被秦王廷美一獄牽連貶官，但不久便復職。他們二人在雍熙北伐之役均從征，且擔任重要任務。<sup>27</sup>

劉文裕及賀懷浦、賀令圖父子，對太宗來說，關係本來不親不深，但他們在太祖朝投靠了太宗，成為太宗的親信。故太宗即位後，他們便受重用，充當太宗在軍中的耳目。<sup>28</sup> 王皇后惟一的親弟王繼勳與太宗既沒有直接的親屬關係，又一直是太宗的敵人。當太宗即位後，即大開殺戒，在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以王濫殺平民之罪，將他處斬於洛陽。<sup>29</sup> 宋

<sup>26</sup>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杜審進〉，頁 13537-13538；《長編》，卷十八，頁 410-411；《實錄》，卷三十，頁 49。考杜審進在雍熙元年七月乙酉(初一)，以年高自保平軍節度使(即陝州)罷為右衛上將軍，但到雍熙四年(987)又復授為靜江軍節度使(即桂州，今廣西桂林市)。杜在端拱元年(988)卒，年七十九。

<sup>27</sup> 考劉知信在雍熙元年八月甲申(初七)，便從靜難軍節度(即邠州，今陝西咸陽市彬縣)行軍司馬回陞為左衛將軍領營州(今河北秦皇島市昌黎縣)刺史。參《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杜彥珪〉，頁 13538-13539；〈外戚傳上·劉知信〉，頁 13543-13544；《長編》，卷二十一，頁 478；卷二十三，頁 516；《實錄》，卷三十一，頁 52。

<sup>28</sup> 《宋史》，卷四百六十三，頁 13545-13547。《長編》，卷十九，頁 430。關於劉文裕及賀懷浦、賀令圖充當太宗軍中耳目的其他事例，可參何冠環：〈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將〉，收入何著，《北宋武將研究》，頁 67-68 及注 6，頁 73-74 及注 13。又下文會有所論述。

<sup>29</sup> 《長編》，卷十八，頁 399。

皇后雖然一直與太宗存有芥蒂，但其父宋偓懂得討好太宗，故恩寵不衰，既加使相，晉爵國公，又從征太原、幽州，並多次被委出守沿邊重鎮。<sup>30</sup>

對於太祖的幾位主婿及其子弟，太宗初時並未特別重用，高懷德與石守信雖曾從征太原和幽州，但未受重用，石守信後來還以「失律」被降職。他們的子弟只有石保興較受重用。至於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等三駙馬，要到雍熙三年以後才開始受重用，分別出鎮要地。<sup>31</sup>

在太宗朝眾多外戚中，太宗對自己三位皇后的族人，便親信得多。尹皇后的妹夫趙延進，太宗即待以腹心，任之為軍中耳目，趙也就敢在太平興國四年滿城之役中，以偏將之身份，承擔違令改詔之罪責。（事見下文）而太宗對符皇后的弟弟符昭愿、符昭壽也加以委用。符昭愿的仕歷與李繼隆相近，都在太祖晚年獲得重用，官諸司使臣。他亦從征太原和幽州，負責攻城之任，然後出守邊郡，擢團練使，只是他

---

<sup>30</sup>參何冠環，〈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將〉，頁 78-79 及注 19。關於宋偓在宋遼戰爭中的參預程度，下文會有討論。

<sup>31</sup>太宗對石守信的猜防較高懷德大，在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將石守信從鎮守十七年的鄆州（天平軍，今山東荷澤市鄆城縣）徙為西京留守，並罷其節度使。太宗對太祖三個主婿表面上很恩待，特別是即位不久，要收買人心之時。他在太平興國三年二月，便駕幸姪女鄭國公主第，賜王承衍銀器萬兩，錦綵五千疋，又賜王承衍與公主所生之子王世隆（?-1004）銀百兩、帛百疋。石守信在雍熙元年六月乙未（十六）卒，太宗對他家恩恤一番，輟視朝三日，追封衛王，贈尚書令，諡武烈。七月乙亥（二十七）又令石保興、保吉兄弟起復，石保興自如京使授順州團練使，石保吉自朔州（今山西朔州市）觀察使擢威塞軍節度使（即新州，今河北張家口市涿鹿縣）。不過，太宗並未對石守信重用。參《長編》，卷十八，頁 414；卷十九，頁 422；《宋史》，卷二百五十〈王承衍、王世隆傳〉，頁 8817-8818；《實錄》，卷三十，頁 46-47，51。另參何冠環：〈宋太祖朝的外戚武將〉，頁 79-82 及注 20、21、22。

的戰功不及李繼隆。在任人惟親的思想下，才具平庸的符昭壽也受太宗擢用。<sup>32</sup>

太宗對自己惟一的女婿吳元辰愛護有加，以其尚年輕，要在雍熙之後，才委以治郡。其長兄吳元輔在雍熙元年五月甲子(十五)，自左神武大將軍領平州(今河北秦皇島市盧龍縣)刺史，次兄吳元載(947-1000)亦因元辰之故，在雍熙之後，既擢為西上閣門使領刺史，又屢獲知大藩如陝州、秦州(今甘肅天水市)及成都府(今四川成都市)。只是他們的本事有限，並無統軍征戰的才能。<sup>33</sup>

太宗繼位後，既要駕馭太祖手下一大批宿將，又要制服從北漢及各地招回來的勁兵猛將，為他一統天下，平定叛亂。他就需要一批他絕對信任的人充他在軍中的耳目，而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在軍中所信任及使用監視諸將的人，主要是他晉邸舊人以及他的外戚。李繼隆在太宗朝得到重用，無役不預，多建功勳，除了他的才具出眾外，還因太宗倚靠外戚統軍馭軍的狹隘思想所致。下文將會詳述李繼隆在太宗即位後得到重用之經過及其在沙場所建之功勳。

#### 四、奮戰沙場：李繼隆在太平興國年間的戰功

<sup>32</sup> 《宋史》，卷二百五十一〈符昭愿、符昭壽傳〉，頁 8841-8842。關於符氏兄弟的事跡，可參閱何冠環，〈北宋外戚將門陳州宛丘符氏考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十七期(2007年)，頁 13-26。

<sup>33</sup>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吳元輔、吳元載、吳元辰傳〉，頁 8949-8951；《實錄》，卷三十，頁 43。

開寶九年十月，太祖駕崩。<sup>34</sup>太宗即位後翌年(太平興國二年，977)七月，李繼隆妹入宮。大概是推恩之故，李自莊宅副使超擢為六宅使，進入諸司正使行列。他的堂兄李繼凝也得以遷國子四門博士，出知房州(今湖北十堰市房縣)，稍後再改官太常丞知唐州(今河南南陽市唐河縣)。李繼隆在太宗朝第一項勞績，是在太平興國三年(978)正月，與弓箭庫使王文寶(?-991)、內作坊副使李神祐(951-1016)和劉承珪(950-1013)一同率兵役數萬人疏浚京西河百餘里。可惜地勢高而水不能至，經月餘之工役，這條人工施鑿的河道仍不能通漕。碰上山水暴漲，石堰毀壞，通河之舉終不成。同年六月，他又與判四方館事梁迥(928-986)與內臣入內高班竇神寶(949-1019)治理宋州寧陵縣(今河南商丘市寧陵縣)汴河的決河。一天日暮之時，三人要過河。梁迥身體肥碩，所乘的船舊而轉動不靈，李繼隆就將所駕的船讓給他，自己及竇神寶則改乘梁的舊船。李、竇所乘的舊船果然在河中傾覆，幸而李繼隆機警，落水後抓著附近一株大桑樹，相信也幫助竇神寶抓著它，兩人就靠著這株桑樹得以不沉入河底。梁迥見到二人翻船，馬上驅舟來救，幾經辛苦救起二人，三人合力駕船，到夜半終於抵達對岸。到天明時回頭看那株救命樹，已沉沒多時。李繼隆等大難不死後，繼續治理河道，最後如期役成，水回復故道。<sup>35</sup>

<sup>34</sup> 《長編》，卷十七，頁 380-381。

<sup>35</sup> 《長編》，卷十八，頁 408；卷十九，頁 420-421，431；《宋會要輯稿》，〈后妃一之一〉；《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4；〈李繼隆墓誌銘〉，葉 19 上、26 下；《實錄》，卷四十五，頁 149。考六宅使是諸司正使第十五階，李繼隆從莊宅副使遷六宅使，共跳了十七級。

李繼隆在太平興國四年(979)終於有機會用武沙場。他在太祖晚年平南唐之役，主要職務是傳遞軍情，較少機會在沙場惡戰。他在這一年即大戰連場，先後參預平北漢之戰、攻遼的高梁河之役與及遼反攻宋的滿城之戰。在這三場惡戰中，他雖以偏將從征，卻均能立下汗馬功勞，雖出生入死，但將才盡顯。

太宗在這一年正月即決定親征北漢，完成他一統中國的大業。外戚從征眾多，官位最高是使相的高懷德、石守信與宋偃，其下的有杜彥珪、劉知信、趙延進、石保興、石保吉、符昭愿、賀令圖和劉文裕，當然少不了李繼隆。<sup>36</sup>太宗在是年二月離京往鎮州(今河北石家莊市正定縣)，再往太原進發。李繼隆應詔從征，擔任攻太原的四面提舉都監，大概統率攻城的機動部隊。太宗在四月二十二日抵太原城下，從廿四日起，宋軍猛攻四門，李繼隆被委派協助彰德軍節度使李漢瓊(927-981)進攻南城。李漢瓊勇悍過人，曾率眾先登，箭擊其腦，又中其手指，他雖身受重傷，卻力戰不退。李繼隆不比主將遜色，據楊億說，他亦「奮以先登，勇常冠軍，退必殿後。」最險的一次是他率領兵卒以

---

<sup>36</sup> 石保興從征太原，任御砦四面都巡檢。符昭愿亦任御營四面都巡檢使，與石保興職位同。杜彥珪從征太原，與曹翰及孫繼業(?-985 後)攻城西面。劉知信則任行宮使。趙延進在攻太原之役，為八作壕砦使。劉文裕則帥兵分守石嶺關(今山西太原市陽曲縣東北，北界忻州)。至於高懷德、石守信、石保吉、賀令圖及宋偃的任務不詳，可能只是扈從太宗。參《宋史》，卷二百五十〈石保興傳〉，頁 8811；〈高懷德傳〉，頁 8822；卷二百五十一〈符昭愿傳〉，頁 8841；卷二百五十五〈宋偃傳〉，頁 8907；卷二百七十一〈趙延進傳〉，頁 9299；卷四百六十三〈杜彥珪傳〉，頁 13538；〈劉知信傳〉，頁 13543；〈劉文裕傳〉，頁 13547，《長編》，卷二十，頁 447；何冠環，〈北宋外戚將門陳州宛丘符氏考論〉，頁 27-28。

梯衝地道攻城時，城上守軍發機石向下擊，「勢如疾霆，旁觀震驚」。他差一點便被擊中，眼見其從卒當場陣亡，他仍督戰不怠。宋軍急攻至五月六日，北漢終於不支投降。惡戰達三月的平北漢之役終告結束。<sup>37</sup>

太宗給勝利衝昏了頭腦，同年六月廿三日，他命令大軍移師攻打幽州，打算乘勝一舉收復幽燕。但他低估了遼軍的實力，低估攻略幽州的艱難，而輕信殿前都虞候崔翰(930-992)「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的判斷，卻不察眾將不願再打仗的心理狀況。結果在七月六日，宋軍在幽州外之高梁河(源於今北京城西直門外紫竹院公園，東流至今德勝門外，折東南流斜穿今北京內外城，至今十里河村東南注入古洹水(今永定河前身)，為遼軍重創，太宗本人更身中兩箭，落荒而逃。<sup>38</sup>

李繼隆在高梁河一役的表現可說是不過不失，據楊億所記，他奉命與西上閤門使郭守文(935-989)領兵自雁門(原文作「期門」)(即代州，今山西忻州市代縣)先行，相遇遼兵於胡翟(一作翟)河南，將之擊敗。當宋太宗兵潰於高梁河時，李繼隆與郭守文部卻能整陣而還，沒有遭到遼軍的追擊。太宗返京，追究諸將戰敗的責任，惟有李、郭等數人沒有

---

<sup>37</sup> 《長編》，卷二十，頁 443, 449-451；〈李繼隆墓誌銘〉，頁 19 上下；《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 8964；卷二百六十，〈李漢瓊傳〉，頁 9020。考〈李繼隆傳〉記李漢瓊及李繼隆攻太原城西，惟參以〈李漢瓊傳〉及《長編》所載，二李實主攻城南。

<sup>38</sup> 《長編》，卷二十，頁 454。關於高梁河一役，最近期之研究，可參閱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五章〈僵化軍事信念指導下的高梁河戰役〉，頁 141-164。

受責。<sup>39</sup>至於其他外戚，只有趙延進以造礮有功，而宋偃與符昭愿所部沒有什麼損失，算是有點功勞外，其他人都沒有立過甚麼功勞，石守信還以失律被責為崇信軍(即隨州，今湖北隨州市)節度使。<sup>40</sup>

太宗兵敗幽州，返回開封前，他分遣諸將戍守各軍事要衝，以防遼軍反攻。他命殿前都虞候崔翰及定武軍(即定州，今河北保定市定州市)節度使孟玄喆等屯定州，彰德軍(即相州，今河南安陽市)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922-988)等屯關南(即瓦橋關、益津關、淤口關以南地區，即今河北白洋淀以東的大清河流域至河間市一帶)，許以便宜行事。而李繼隆則受命為鎮州都監，繼續擔任李漢瓊的副將。<sup>41</sup>

<sup>39</sup> 考《宋史》，〈李繼隆傳〉稱李與郭守文領先鋒，破遼軍數千眾，又稱宋軍圍范陽，又與郭守文為先鋒，大敗其眾於湖翟河南。然據〈李繼隆墓誌銘〉，未載李郭二人有破敵數千之戰功，恐是《宋史》編者誇大其詞。又王禹偁(954-1001)所撰的郭守文墓誌銘及《宋史》〈郭守文傳〉均未記郭守文與李繼隆擊退遼軍之事，不過曾記郭守文在收復太原後，奉命征討那支留守雁門，依遼以拒宋軍的北漢餘部劉繼文。雖然李燾考出劉繼文是時已死，但郭守文率部收復代州當是事實。參以〈李繼隆墓誌銘〉所載，李郭二人所部當是在雁門(原文誤寫作「期」門)出兵東向幽州，在胡翟河遇敵。參〈李繼隆墓誌銘〉，葉19下至20上；《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8964；卷二百五十九〈郭守文傳〉，頁8998-8999；《長編》，卷二十，頁452；《全宋文》，第四冊，卷一五六，〈王禹偁二十·宣徽南院使鎮州都部署郭公墓誌銘並序〉，(以下簡稱〈郭守文墓誌銘〉)，頁549-550。

<sup>40</sup> 趙延進在攻幽州時督造礮具八百，他提前七天完成且質量良好，因為太宗所嘉許。符昭愿從征幽州，他與宋偃率兵萬餘，置砦城南。相信因遼軍主力不在此處，故未有接戰。師還，獲真拜蔡州刺史，相信是賞其部眾不失之功。參《長編》，卷二十，頁456, 459；《宋史》，卷二百五十一，頁8841；何冠環，〈北宋外戚將門陳州宛丘符氏考論〉，頁28。

<sup>41</sup> 《長編》，卷二十，頁458；《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8964；卷二百五

是年九月，遼軍在外戚韓匡嗣(917-982)統率下南侵，以報高粱河之役之仇。宋軍在定州、鎮州及關南之屯軍，在劉延翰(923-992)、李漢瓊、崔翰、崔彥進統率下，從四路出發，合兵八萬會於易州(今河北保定市易縣)所屬之滿城(今河北保定市滿城縣)，與遼軍對陣。太宗原來曾以陣圖授諸將，命令宋軍分八陣迎戰。右龍武將軍趙延進往高處觀陣，他見遼軍東西橫陳，不見其尾，軍容鼎盛。當時崔翰等正依太宗的命令按圖佈陣，每陣相去百步。宋軍怯於遼軍勢眾，鬥志大打折扣。趙延進見軍心動搖，就對崔翰等力勸，指出太宗只要求他們克敵致勝，現時敵騎雲集，宋軍排出的陣勢卻星羅棋佈，實力分散，造成敵眾我寡的不利形勢。他說若敵軍乘機攻擊，宋軍如何抵禦？他建議不如合軍擊之，可以取勝。即使違抗太宗的軍令，但能夠取勝，就比戰敗辱國好得多。崔翰等卻擔心違令而戰敗，就無法交待。趙延進即一口承擔若然戰敗的所有責任。但崔翰等仍以擅改詔旨不妥，猶豫不決。這時李繼隆挺身而出，附和趙延進，指出「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他恃著太宗外戚的特殊身份，稱「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崔翰等經趙、李二人這麼一說，才下定決心，改變太宗原先的作戰方略：宋軍改八陣為前後兩陣，相副救應。收到到這個合乎實際的新戰令，宋軍轉憂為喜。宋軍再使出詐降、分路伏擊的戰法，碰上遼軍主帥是大草包的韓匡嗣，不肯聽從耶律休哥(?-998)的勸告，結果宋軍三戰三捷，大破遼軍，而得以一雪高粱河一役慘敗之仇。據亡友曾瑞龍的考證，李繼隆在這次戰鬥中，當是統領鎮州精兵打前陣。是年十月初，宋太宗收到捷

報，自然沒有追究趙、李違令擅改陣圖之罪，而給諸將予手詔褒獎。李繼隆以功自六宅使超擢十三階，陞任諸司使臣位居第二，僅次於皇城使的宮苑使，並得領媯州(今河北張家口市懷來縣)刺史。至於趙延進則以功遷右監門衛大將軍知鎮州。<sup>42</sup>

李繼隆在滿城之戰中，充份顯出他隨機應變之將略，有勇有謀之

---

<sup>42</sup> 《長編》，卷二十，頁 461-463；《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4-8965；卷二百五十九〈郭守文傳〉，頁 8999-9000；卷二百六十〈李漢瓊傳〉，頁 9020；〈劉延翰傳〉，頁 2025；〈崔翰傳〉，頁 9027；卷二百七十一〈趙延進傳〉，頁 9298-9300。〈李繼隆墓誌銘〉，頁 20 上；脫脫，《遼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 年 10 月)，卷七十四〈韓匡嗣傳〉，頁 1234。考宋軍鎮州路之主將是雲州(今山西大同市)觀察使、鎮州都鈐轄劉延翰，他率軍先到，佈陣於徐河(即徐水，今稱漕河，在河北省，源出河北保定市易縣五迴嶺，東南流，經河北安新縣注入河北白洋淀)。他在戰後以功加大同軍(今山西大同市)節度使，不久拜殿前都虞候。至於關南路之宋軍主將是崔彥進，他率軍暗中出黑盧隄北，沿長城口，銜枚跟在遼軍之後。崔翰則是定州路之主將，亦在稍後自定州開抵滿城。隨他出征的還有郭守文，郭在高梁河戰後受詔護定州屯兵，隸崔翰麾下。滿城之戰後，他以功自西上閣門使陞東上閣門使。另外在九月初奉命率兵屯定州的內衣庫使張紹勳(?-979 後)及內臣、南作坊副使李神祐(?-1016)大概亦從征。崔翰曾受詔節制緣邊諸軍，故在滿城之戰中，他有指揮四路大軍之權。在戰後，他以功遷武泰軍(即黔州，今重慶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節度使。彰德節度使李漢瓊亦率部從征，他當時的兵職是鎮州兵馬鈐轄，當亦從鎮州出兵赴滿城。李繼隆隸於他抑劉延翰麾下，暫未可考。滿城戰後，李漢瓊以功加檢校太尉。另趙延進在高梁河之役後，奉命與孟玄喆及藥可瓊(?-979 後)留屯定州。他當隸崔翰麾下。關於遼將韓匡嗣的生卒年、家世及其在滿城之戰之表現討論，可參李錫厚，〈試論遼代玉田韓氏家族的歷史地位〉，《宋遼金史論叢》，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8 月)，頁 258-261；及劉鳳翥、金永田，〈遼代韓匡嗣與其家人三墓誌銘考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九期(2000 年)，頁 215-236，該文附有韓匡嗣的墓誌銘，惟銘文諱言滿城之敗。至於滿城之戰的最近期研究，可參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六章〈彈性戰略防禦的構建與滿城會戰(979)〉，頁 165-197。關於宋軍前後兩陣的兵力配置以及李繼隆統率鎮州兵打前陣的考論，參見所引文，頁 182-183。

才能。當然，他以太宗的外戚，軍中耳目的特殊身份，才敢於與太宗另一外戚心腹趙延進，以副將的地位，鼓動主帥甘冒違令而勝之險。他們二人敢承擔戰敗的責任，一方面是恃仗太宗對他們的信任，另一方面是他們相信能戰勝遼軍的判斷。太宗素來喜歡派心腹為監軍，充當他在軍中的耳目；不過，這種做法常造成將帥不和以至黨爭，以及主將指揮受制的惡果。<sup>43</sup>趙延進和李繼隆是他兩位皇后的家人，又是功臣子弟，自然是太宗用作監察諸將之上佳人選。教人意外的，本來趙、李二人的職責，是監督崔翰諸將有否遵行太宗的陣圖詔旨。現在二人調過來，力勸主帥不必遵行太宗的詔令，並且願承擔違令的責任。滿城之戰得以在宋軍大勝下喜劇收場，作為太宗監軍的兩名外戚功不可沒。因為他們以宋軍整體的利益出發，而願意暫時放下他們監軍的身段。為此之故，在李繼隆的軍旅生涯中，他在滿城大戰中挺身而出，堅持正確的戰術，從而使宋軍得到最後勝利，就一直給人溢美稱許。當然，事情總有兩面，倘恃仗外戚特殊身份，堅持錯誤的意見，逼主帥遵行，後果可以是很嚴重的。幸而李繼隆在這次滿城之戰中，堅持的是正確的意見。順帶一提的是滿城一戰，遼軍因草包外戚為帥而敗，宋軍卻因明智的外戚副將爭得決策權而勝，關鍵是雙方謀略之高下。

值得一提的是，李繼隆在軍事會議所提到的「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陳詞，依曾瑞龍的看法，「是站在比較原則性的立場上說的。不受預定作戰計劃的束縛，也確是他一生為將奉行的宗旨。後來君子

---

<sup>43</sup> 關於太宗派心腹作監軍的惡果的討論，可參何冠環，〈論宋太宗朝武將的黨爭〉，《北宋武將研究》，頁 87-136。

館之役中的雪夜退軍，和唐河會戰的背城一擊，都是這種指揮性格的產物。」<sup>44</sup>此說可取。不過，他外戚與太宗心腹的身份，才教他可以在軍令如山的環境中，有這樣那樣的自由。

太平興國五年(980)對李繼隆是相對平靜的一年，雖然太宗在是年十一月再親率軍至大名府(今河北邯鄲市大名縣)，意圖再攻幽州，以雪高粱河一役敗北之恥。但至十二月初，太宗最後放棄攻遼而班師。<sup>45</sup>李繼隆是否曾扈從，史所未載。他在太平興國六年(981)，奉命護太原北的三交口(今山西太原市陽曲縣北)戍兵，隸并州都部署潘美(925-991)麾下。在太平興國七年(982)五月，因遼兵攻擊雁門，他隨潘美出代北迎擊，大獲全勝，計斬首三千級，逐北至遼境，直至蔚州(今河北張家口市蔚縣)之靈丘縣(今山西大同市靈丘縣東固城)，破壘三十六，俘老幼萬餘口，獲牛馬五萬多。<sup>46</sup>翌年(983)，李繼隆奉詔護定州屯軍，任定州駐泊都監，隸定州都部署米信(928-994)麾下。據《宋史》本傳所載，他

---

<sup>44</sup> 參見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六章〈彈性戰略防禦的構建與滿城會戰(979)〉，頁180。曾氏指出趙延進的言論之立場方向，與李繼隆稍有不同：「趙延進揭示了目的與手段的關係，指出太宗將戰術部署也界定在命令的範圍內所引起的不便。真正的作戰命令，按趙的說法，不外乎擊敗敵人而已，是否按照陣圖，不是應該關注的重點。再說，太宗的陣圖也有兵力分散之弊，執行時有較大的危險性。總之，他的陳詞是站在戰術指揮官的立場上說的。」

<sup>45</sup> 《長編》，卷二十一，頁481-482。

<sup>46</sup> 考太平興國七年二月，太宗復徙并州(即太原)州治於三交寨，即以潘美為并州都部署。李繼隆隨潘美出師代北之年月，〈李繼隆墓誌銘〉及《宋史》均不載，參以《長編》，則當在太平興國七年五月。見《長編》，卷二十三，頁514、521；〈李繼隆墓誌銘〉，頁20上；《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8965。關於潘美戍守三交口，以及出擊遼軍之始末，可參王菡，《潘美傳》(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5年12月)，頁98-101。

曾經領兵出代州附近的土鏡寨(疑即土塏寨,今山西忻州市寧武縣東北盤道梁),與遼軍作戰,獲牛羊、車帳甚眾,得到太宗的詔書褒美。按此事不載於〈李繼隆墓誌銘〉,大概只是一場小戰。<sup>47</sup>

從太平興國六年到八年在這三年,值得一提的事,是李處耘、李繼隆父子的宿敵趙普,在投閒置散多年後,在六年九月,找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藉著向太宗表態,支持他剷除皇弟秦王廷美(947-984),以遂太宗傳子之願,而得到太宗重新委任為相。趙普拜相後,在七年三月始,羅織廷美謀逆,是年四月興起大獄,並將他的宿敵、宰相盧多遜(934-985)牽連在內,將廷美及盧多遜及其親信一網打盡。趙普報復宿敵手段雖甚辣,但李繼隆一方面統兵在外,另一面已成為帝戚,故不致成為趙普清算打擊的對象。八年八月,太宗特賜李繼隆宅一區。到這年十月,趙普被太宗來一個烏盡弓藏,罷相出鎮後,李繼隆杞憂也不必了。<sup>48</sup>

## 五、功過參半：李繼隆在雍熙至端拱年間的戰績

---

<sup>47</sup> 考米信在太平興國六年十月甲申,以馬軍都指揮使為定州都部署,到八年十月甲申奉詔赴闕。李繼隆可能是在是年十月前徙戍定州,護定州屯軍。《長編》,卷二十二,頁502、554;〈李繼隆墓誌銘〉,頁20上;《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8956。

<sup>48</sup> 《長編》,卷二十二,頁500-502;卷二十三,頁514-519;卷二十四,頁555;《宋會要輯稿》,〈方域四之二十二〉。

太宗在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984)改元雍熙。<sup>49</sup> 這一年對李繼隆一家來說，是上佳之年。雖然李繼隆的堂兄李繼凝在這年的六月在開封府判官任上，以用刑不當奪一季俸，但他的二妹在是年十二月則自德妃晉位中宮。李家自此成爲尊貴的后族，而李繼隆也成爲貴戚。<sup>50</sup>

李繼隆在雍熙二年(985)三月中再度出征，不過這次不是與遼軍交鋒，而是進討西疆的党項羌首領李繼遷(963-1004)。<sup>51</sup> 李繼遷早在太平興國七年十一月在地斤澤(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東北)率眾叛宋。雍熙元年(984)九月，宋軍在知夏州(今陝西榆林市靖邊縣以北 55 公里白城子)尹憲(932-994)與銀、夏七州都巡檢使曹光實(931-985)的指揮下，以精騎夜襲李繼遷所在的地斤澤，李大敗，僅以身免。但在雍熙二年二月初，李繼遷向曹光實詐降於葭蘆川砦(今陝西榆林市佳縣縣地西北神泉鄉大西溝村西古城)，曹一時大意，竟中伏身死。二月二十日，太宗收到曹身死的奏報，<sup>52</sup> 太宗在三月初三，即命石保興代爲銀夏等州都巡檢使。<sup>53</sup> 十天後，太宗晉陞部份禁軍將校，另提陞他三名親信

---

<sup>49</sup> 《實錄》，卷三十一，頁 58-60。

<sup>50</sup> 《實錄》，卷三十，頁 49；卷三十一，頁 62；《長編》，卷二十五，頁 590。

<sup>51</sup> 李繼隆出征李繼遷的月日未載，惟據田仁朗在雍熙二年四月十六日遭太宗貶降之詔所記，田仁朗至綏州(今陝西榆林市綏德縣)後月餘按兵不動，則田仁朗應早在三月中便出師。考李繼隆在三月十三日領環州團練使，疑他在同時被委出師攻李繼遷。參《實錄》，卷三十二，頁 69；卷三十三，頁 74-75。

<sup>52</sup> 《長編》，卷二十五，頁 585-586；《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曹光實傳〉，頁 9314-9315；卷二百七十六〈尹憲傳〉，頁 9408-9409；卷四百八十五〈外國傳一·夏國上〉，頁 13986；《實錄》，卷三十二，頁 66-67。考《宋史·夏國傳上》載李繼遷擊殺曹光實於雍熙二年二月，而《實錄》記夏州上奏曹光實死訊在二月二十日丁未，則曹當在二月初已中伏而死。

<sup>53</sup> 《實錄》，卷三十二，頁 68。

的外戚將領，其中劉知信擢檀州(今北京市密雲縣)團練使，李繼隆領環州(今甘肅慶陽市環縣)團練使，劉文裕領儒州(今北京市延慶縣)刺史領順州團練使。<sup>54</sup>李繼隆和劉文裕獲得陞官後，即先後被委出師征討李繼遷。

李繼遷在擊殺曹光實後，在二月底或三月初，又圍三族寨(今陝西榆林市米脂縣西)。麟州(今陝西榆林市神木縣北)急奏此一軍情，三月中，太宗即命判四方館事田仁朗(930-989)、西上閣門使王侁(?-994)、閣門副使董愿(?-986 後)與李繼隆發邊兵數千分路合擊之。據王天順所考，宋太宗以田仁朗出綏州(今陝西榆林市綏德縣)，援撫寧寨(疑即撫寧城(堡)，今陝西榆林市鎮川鎮南無定河東岸巴塔灣村)，王侁出濁輪川(今陝西北部窟野河支流)，威脅銀州(今陝西榆林市橫山縣党岔鄉無定河與榆溪河交匯處的西南岸)，斷李繼遷歸路，李繼隆出銀州北，掃清附從李繼遷的蕃部，另由郭守文及尹憲從三交及夏州配合出擊李繼遷。<sup>55</sup>

田仁朗至綏州後，駐兵月餘，不但沒有出兵援救三族寨，還上奏請太宗增發援兵。他的策略是放棄離綏州路遠的三族寨，任由李繼遷急攻城小而堅的撫(一作「府」)寧寨，等到李繼遷久攻不下撫寧寨時，他就以逸待勞率大軍攻襲之，並派大將率強弩三百邀擊李的後路。不過，田仁朗的謀劃落空，當李繼遷得到三族寨的蕃將折御也的輸誠而攻陷三族寨時，太宗的耳目親信王侁即奏告太宗，指田仁朗畏敵不出

<sup>54</sup> 《實錄》，卷三十二，頁 69。

<sup>55</sup> 《實錄》，卷三十，頁 43；卷三十三，頁 74-75；王天順(主編)，《西夏戰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頁 96-97。

兵而失三族寨。太宗立時派劉文裕從三交急赴綏州，取代田仁朗。當田仁朗部署妥當，準備出擊李繼遷時，太宗使者卻到來，拘拿田仁朗回京受審。田仁朗下御史台受審，他提出各項理由自辯，最後仍受御史重劾，以他「稽違詔旨，誑誤軍謀，畏懦不前，張皇邊事，遂使腥膻餘類，敢搖蠱毒，傾陷我城堡，俘掠我吏民。玩寇長姦，實由於爾。」是年四月十六日，太宗將田貶為商州(今河南商洛市商州區)團練副使。

《太宗實錄》的作者對田仁朗被責之事，認為田真的是稽緩出兵，但他既然已定計破李繼遷，謀未行而因王侁等「媒孽構成其罪」而遭貶，實在教人可惜。<sup>56</sup>

田仁朗被讒，群書包括《太宗實錄》、《宋會要》、《宋史·田仁朗傳》均明言是王侁等「媒孽」所致。陷害田仁朗的，除王侁外，最大嫌疑的人，是一直與王狼狽為奸，這次受命取代田的劉文裕。李繼隆同是太宗心腹外戚，在田仁朗被貶的事件中，他似乎扮演正面的角色。據〈李繼隆墓誌銘〉所記，當田仁朗被讒下獄時，他屢次上言申救田仁朗，結果田獲得輕典。<sup>57</sup>參以《宋史·田仁朗傳》的記載，本來御史台要定田仁朗死罪，最後將他貶為團練副使，確算是「輕典」。而田仁朗在被貶後數月，太宗即知道他無罪，召拜右神武大將軍。太宗從何而知他無罪而被讒？參以〈李繼隆墓誌銘〉的說法，則似乎因李繼隆的進言，田

<sup>56</sup> 《實錄》，卷三十三，頁 74-75；《宋史》，卷二百七十五〈田仁朗傳〉，頁 9380-9381；《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四之四〉。

<sup>57</sup> 〈李繼隆墓誌銘〉，頁 20 上下。〈墓誌銘〉稱田仁朗下獄後，李繼隆獲擢環州團練使，代田仁朗之任。參以群書，這個說法有誤，第一，李繼隆擢環州團練使，早在是年三月十三日，非田仁朗下獄時，第二，李繼隆與田仁朗、王侁及董愿同時受命分路出征，後來替代田仁朗職位的，是劉仁裕。

仁朗才能那麼快獲得復官。考王侁、劉文裕這時仍很得寵，能夠在太宗面前替田仁朗申冤的人，就非帝戚而為太宗心腹的李繼隆莫屬了。

李繼隆在這次討李繼遷的戰事中的戰功很有商榷之處。〈李繼隆墓誌銘〉完全沒有提到他的戰功，《隆平集》和《東都事略》本傳就很籠統地說「李繼遷叛，命繼隆擊之，屢破繼遷之眾，改環州團練使。」

《宋史》本傳卻對他這次的戰績有甚詳細的記載，首先記他率軍出銀州北，破附從李繼遷的悉利諸族，並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獲蕃漢老幼千餘人，並梟其偽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之首，且獲得極多牛馬及鎧仗。又記他率軍出開光谷西的杏子坪(在銀州)，破保寺、保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乜已五十七人，降銀州三族寨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眾。接著又記他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疑即兔毛川，今陝西榆林市神木縣城西面繞二郎山南側匯入窟野河的川谷，今稱西溝)西，共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又載他引軍至鹽城，使吳移、越移等四族來降，只有岌伽、羅膩十四族恃眾不降，結果李與尹憲合擊之，焚其帳千餘，俘斬七千餘級。《宋史》的編者在李繼隆這麼輝煌的戰績下作一推斷，稱李因此改領環州團練使，暗示這是太宗對李戰功的酬庸。卻不知李繼隆遷團練使其實在他出師前。<sup>58</sup>

---

<sup>58</sup> 《隆平集》，卷九〈李繼隆傳〉，頁3下；《東都事略》，卷二十〈李繼隆傳〉，頁2下；《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8965。兔毛川是麟州一處重要關隘，關於兔毛川的位置及其在宋夏戰爭的重要性，可參閱焦拖義，〈麟州寨堡考〉，收入李裕民(主編)，《首屆全國楊家將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1月)，頁137-138。

對於李繼隆在這次圍攻李繼遷及其支援蕃落戰事的戰功，筆者對《宋史·李繼隆傳》的記載，疑有所誇大。筆者懷疑《宋史》的編者，將所有的功勞全算在李繼隆的頭上。考《宋史·太宗紀二》記在雍熙二年四月辛丑(廿七)，「夏州行營破西蕃息利族，斬其代州刺史折羅遇並弟埋乞，又破保、洗兩族，降五十餘族。」，而在六月甲戌朔(初一)，得到「河西行營所報，獲得岷羅族等十四族，焚千餘帳。」<sup>59</sup>從這裡可以看到，《宋史·李繼隆傳》所謂李的功勞，其實是將夏州、河西兩個行營所報上破焚西蕃各帳族的戰績，通通算在李繼隆的頭上。另外，《太宗實錄》亦提供一條與《宋史·太宗紀》吻合的資料，載是年六月辛卯(十八)，內客省使、麟州巡檢郭守文等上言，說自從三月至六月，三族寨諸蕃四十七族來降，已令他們恢復舊業，惟有岷羅賦等十四族抵抗，於是率兵擊之，結果斬首數千級，焚千餘帳，獲人馬牛羊七千計。而參以《宋史·郭守文傳》的記載，稱「夏人擾攘，命守文帥師討之，破夏州鹽城鎮岷羅賦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俘獲生畜萬計。又破咩嵬族，殲焉。諸部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戶，西部遂寧。」<sup>60</sup>我們亦可以清楚看到，本來是郭守文等之功勞，在《宋史·李繼隆傳》中又移花接木，成爲李國舅的戰功！

論官位，郭守文當時爲內客省使、領武州團練使，要比李繼隆之宮

<sup>59</sup> 《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76；《實錄》，卷三十三，頁76。

<sup>60</sup> 《實錄》，卷三十三，頁78-79；《宋史》，卷二百五十九〈郭守文傳〉，頁8999。又王禹偁所撰的〈郭守文墓誌銘〉所記郭之戰功較簡略，只說郭在雍熙二年五月，以「夏州白狄之戎叛，公往招誘之。至則張以軍威，諭以朝旨，誅逆撫順，蕃部便之。」這裡也沒有提到李繼隆有份招降。參《全宋文》，冊四，卷一五六，〈郭守文墓誌銘〉，頁550。

苑使領環州團練使稍高一點，而論資歷也是郭稍高。這次討伐李繼遷及其附從蕃部之戰事，到最後由郭守文領頭奏報功勞，才是合理。《宋史》對郭守文、李繼隆以外有份從征的宋將所立之戰功記得很簡略。除了記王侁率軍擒得三族寨首領折遇乜外，在劉文裕、尹憲的傳中，均語焉不詳。在尹憲的傳中，也沒有提及他與李繼隆合擊岌伽、羅膩十四族之事。<sup>61</sup>筆者相信李繼隆確立過一些功勞，在討平招降帳族的戰事上，雖然不是全由他指揮，但他應是郭守文下面最高的指揮官。可惜〈李繼隆墓誌銘〉完全沒有提及他的具體的戰功，而《宋史》本傳又說得過了頭，才會教人懷疑李繼隆有冒功之嫌，或許真宗的史官爲了討好李家而把不屬於李繼隆的戰功也塞進《國史·李繼隆傳》，而爲《宋史》的編者因襲，做成今日的樣子。平心而論，李繼隆有份參與的討伐李繼遷戰事，宋軍只是攻破及招降了一批依附李繼遷的蕃部，並沒有真的打敗李繼遷。李繼隆真的在雍熙年間參與的大征戰，是雍熙三年開始的對遼的連場惡戰。

當李繼隆仍在西邊時，堂兄李繼凝在是年七月初一，以刑部員外郎授兩浙轉運使，受到太宗的重用。<sup>62</sup>同年十月十七日，太宗將李繼隆

<sup>61</sup> 《宋史》，卷二百七十四〈王侁傳〉，頁 9364；卷二百七十六〈尹憲傳〉，頁 9408；卷四百六十三，〈劉文裕傳〉，頁 13546；《實錄》，卷三十三，頁 79；卷三十四，頁 82、84、89。據《宋史》本傳及《實錄》載，王侁以擒折遇乜之功，在是年九月初四領蔚州刺史；不過，據《實錄》，在雍熙二年七月三日丙午府州上言，三族寨的折遇(御)乜率中府黃乜三族五百戶來降，並不是王侁所擒。至於劉文裕，《宋史》本傳只記他在替代田仁朗後，李繼遷就遁去，而沒提他有甚麼戰功。至於尹憲，本傳只簡略地說在雍熙二年「俄殺蘆關及南山野狸數族，諸族遂擾。代還，為洪州巡檢。未幾，命護莫州屯兵。」

<sup>62</sup> 李繼凝後來改知杭州，任滿歸闕授刑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參《實錄》，卷

調往北邊，護高陽關屯兵。同時命他兩個親信的外戚六宅使符昭壽和左神武將軍劉知信護鎮州屯兵。太宗已準備向遼用兵，於是佈置親信將領統帶北邊屯兵。<sup>63</sup>

太宗在雍熙三年正月決計伐遼，報高梁河之仇，並收復幽燕。影響太宗出兵的，是他信任的幾個出身戚里的軍中耳目，包括賀懷浦、賀令圖父子與及劉文裕。另外他寵信的兩個佞臣侯莫陳利用(?-988)和薛繼昭也有份上言，稱遼國主幼國危，是出兵的大好時機。<sup>64</sup>太宗是在月庚寅(廿一)下令北征，分東路、中路及西路合擊遼軍。東路是主力，分兩個行營，幽州道行營由宿將曹彬掛帥，任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而崔彥進任他的副手，郭守文充都監。曹、崔麾下的將校有傅潛、李延贊(940-1000)、馬貞(?-986 後)、盧漢贊(?-986 後)、楊重進(922-986)、范廷召(927-1001)、田紹斌(933-1009)、荆罕、薛繼昭、陳廷山(?-988)、史珪(926-986)。而太宗三個外戚心腹，包括李繼隆、劉知信和符昭壽均置於曹彬麾下。李繼隆的職位是前軍先鋒都監，而劉知信和符昭壽則擔任押陣都監。馬軍都指揮使米信充任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太宗以其表兄、官拜沙州(今甘肅敦煌市)觀察使的杜彥珪任米信的副將，米、杜麾下的戰將有趙延溥(938-987)、張紹勅、董愿、蔡玉、韓彥卿、譚延美(921-1003)、竇暉和曹美。中路軍方面，太宗命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929-997)掛帥，充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太宗駙馬

---

三十三，頁 79；卷四十五，頁 149。

<sup>63</sup> 《實錄》，卷三十四，頁 89。

<sup>64</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 602。

吳元辰之兄吳元輔及勇將袁繼忠(938-992)則任都監。<sup>65</sup>

同年二月壬子(十三),太宗再委潘美出任西路軍主帥,充雲應朔州行營都部署,以名將楊業(935?-986)爲副,郭超充押陣都監,而新任并州駐泊都監的兩名太宗耳目王侁和侯莫陳利用,以及太宗另一外戚劉文裕也在麾下。<sup>66</sup>太宗這次北伐可算是精銳盡出,而他信任的六員外戚武將,均被委以重任。

可惜事與願違,這次太宗北伐,從戰略到戰術,以至將帥的配搭任用都有問題。雖然開始時田重進的中路軍與潘美的西路軍節節勝利,但到是年五月,當遼軍在名將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軫(?-999)沉著及機巧的部署下大舉反攻時,宋軍在東西兩路便連遭慘敗,先是輕率冒進的曹彬東路主力軍在五月底兵潰於歧溝關(今河北保定市涿州市西南),然後是輕敵貪功的潘美西路軍在七月中兵敗於陳家谷(今山西朔州市西南)。只有用兵持重謹慎的田重進能率其中路軍全師而還。<sup>67</sup>

李繼隆在東線歧溝關之戰之表現,可算是差強人意。是年三月曹彬進軍幽州時,他所屬薛繼昭之前軍破遼軍數千於固安(今河北廊坊市固安縣)南,並攻下固安與新城(今河北保定市高碑店市東南新城)。

---

<sup>65</sup> 《實錄》，卷三十五，頁96；《宋史》，卷二百七十五〈譚延美傳〉，頁9372。

<sup>66</sup> 《實錄》，卷三十五，頁98-99；《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劉文裕〉，頁13547。

<sup>67</sup> 關於雍熙三年太宗經略幽燕之策略是否得當，以及在歧溝關及陳家谷兩場戰役中遼勝宋敗的原因分析，近期最值得參考的論著，可參閱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七章〈戰略脫節：宋太宗第一次經略幽燕(986)〉，頁199-242；第八章〈向戰略防禦的過渡：陳家谷與君子館戰役(986-987)〉，頁243-282。另陳家谷之戰，可參王菡，《潘美傳》，第四章，頁114-120〈陳家谷之戰〉。

三月十二日宋軍與遼軍大戰於涿州(今河北保定市涿州市)東，在戰鬥中，李繼隆箭中左股，血流至腳踵，仍繼續督戰。宋軍最後擊敗遼軍，俘其將一員，並乘勝攻入涿州北門，在三月十三日攻克涿州。曹彬當時要奏李的功勞，據說他謙退不貪功，請不要為他表功。是年五月廿六日，當宋東路軍敗於歧溝關時，米信及傅潛等眾軍均潰敗不成列，前軍先鋒都監薛繼昭也臨陣逃走，幸而李繼隆壓得住本部，最後還能成列而還。<sup>68</sup>宋軍敗回後，太宗為防遼軍追擊，重新調動各重要邊城的將領人選。其中李繼隆替代曹璨(950-1019)出知定州兼兵馬鈐轄。誠如曾瑞龍的分析，太宗任命李繼隆在兵敗之餘出掌定州，殊不簡單。因定州是田重進中路軍的出發基地，後來又成為東路潰兵的收容所，部隊混雜。倘一個處理不善，隨時會弄出兵變。曾氏認為本來太宗最理想的安排，是由田重進回來兼知定州最好，既然太宗將田氏超擢為馬步軍都虞候，並召其入京供職，以賞他全師而還之功，則次佳的選擇，就是委任東路軍將領李繼隆代知定州，以便安頓東路軍敗卒。<sup>69</sup>太宗所以選擇李繼隆知定州，除了上述的理由外，筆者認為還因為李是太宗絕對信任的外戚親信，加上李在這次大戰中，先有破敵之功，後能成列而

<sup>68</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 608，619-620；《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5。〈李繼隆墓誌銘〉，頁 20 下。

<sup>69</sup> 考太宗在雍熙三年正月丙申(廿七)，命六宅使曹璨知定州，代替杜彥珪。李繼隆在歧溝關戰後，其實是代曹璨出知定州。參《實錄》，卷三十五，頁 97；《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曹璨傳〉，頁 8982；卷四百六十三，頁 13538；〈李繼隆墓誌銘〉，頁 20 下；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八章〈向戰略防禦的過渡：宋遼陳家谷與君子館戰役(AD 986)〉，頁 246-247。

還，在宋軍中享有較大的威名。事實上太宗要在東路或中路軍中選擇外戚心腹將領一人擔定州的重任，實在沒有太多的選擇：官階最高的杜彥珪，在這場大戰中指揮嚴重失誤，在退兵時既不容軍士進食，又設陣不整，以致軍多散失。劉知信較好，他也像李繼隆一樣能率本部整列而歸，但論衝鋒陷陣以至駕馭大軍的本事，就肯定不及李繼隆。其他如符昭壽、吳元輔均沒有足道的戰功，也就不論了。<sup>70</sup>

李繼隆沒有令太宗失望，他到定州後，馬上命令書吏將太宗頒下分屯諸軍的詔書盡行謄錄。果然在十多天後，有敗卒多人集於城下，不知往那處去。李繼隆按太宗的詔書作出安排，敗軍均獲派給前往各處整編的券狀，而有秩序地離開定州，沒出任何亂子。太宗得知此事，嘉許李繼隆有謀。是年七月初五，太宗賞李繼隆功，將他擢陞為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並賜號「忠果雄勇功臣」。因馬軍都指揮使米信在是月初一被解軍職，故李繼隆實際上成為馬軍司最高統帥。李繼隆初次擔任軍職，便晉身三衙管軍之列。<sup>71</sup>

---

<sup>70</sup> 杜彥珪後被責為復州團練副使，同年死於貶所。在太宗用人惟親的考慮下，不過不失的劉知信，是任知定州的次選，當李繼隆調職後，太宗就委劉繼任。吳元輔從征之具體事跡不詳，本傳稱他最後官至定州鈐轄，年四十八。疑太宗委他擔任李繼隆在定州的副手。按吳元輔既是太宗信任的外戚，他又原是田重進麾下的都監，由他任李繼隆的副手，協調東西路軍，倒是人地相宜的。參《宋史》，卷二百五十一〈符昭壽傳〉，頁 8841；卷二百五十七〈吳元輔傳〉，頁 8949；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杜彥珪、劉知信〉，頁 13538、13544；《長編》，卷二十七，頁 619-620。

<sup>71</sup> 米信與崔彥進均以「違部署節制，別道回軍，為敵所敗」之罪，定議當斬。同月庚午(初三)，太宗赦二人死罪，崔被責為右武衛上將軍，米罷為右屯衛上將軍，並解軍職。米遺下的馬軍都指揮使一職一直未補人，直至端拱元年二月，才由李繼隆自都虞候陞任。米信被解軍職的同時，日騎天武左右廂都

李繼隆任知定州直至年底，故他並沒有參與是年七月中的陳家谷之戰。在陳家谷一戰中，宋軍慘敗，名將楊業戰死，與楊一同陣亡的有賀皇后兄賀懷浦。不過，外戚監軍劉文裕及其黨王侁，卻成爲千夫所指的罪魁。太宗用人惟親，委用外戚心腹爲監軍，牽制諸將，結果他付出極高昂的代價。<sup>72</sup>不過，太宗並沒有改變他信任並委用外戚掌軍的做法，在陳家谷一役後，更多的外戚武將被委以要職，當然，李繼隆最獲得重用。

早在李繼隆出知定州前，太宗在無人可用的情況下，被迫起用幾名久罷節鎮的宿將守邊。在雍熙三年六月底，太宗以左衛上將軍張永德(928-1000)知滄州，右衛上將軍宋偓知霸州(今河北廊坊市霸州市)，

---

指揮使傅潛也被責降。傅潛與曹彬及郭守文均以「違詔失律，士多死亡」之過被定死罪，太宗特赦之，曹彬被責爲右驍衛上將軍，郭守文責爲右屯衛大將軍，而傅潛貶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史雖未載傅潛罷軍職，但論理他沒可能保留三衛軍職。又李繼隆所領的防禦使，長編》作「雲州防禦使」。惟〈李繼隆墓誌銘〉及《宋史》均作「武州防禦使」。現從〈李繼隆墓誌銘〉。另外，在定州城下聚集的敗卒，據〈李繼隆墓誌銘〉稱有「數萬人」之眾。參《長編》，卷二十七，頁 619-620；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5月），第二冊，卷二十六〈侍衛馬軍司題名記〉，頁 29 上(頁 1763)。(以下簡稱〈馬軍司題名〉)；〈李繼隆墓誌銘〉，頁 21 上、27 上；《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5。

<sup>72</sup> 考王侁及劉文裕都被太宗重責，王侁配隸金州(今陝西安康市)，劉文裕配登州(今山東蓬萊市)。關於楊業之死，潘美、王侁及劉文裕應負的責任的問題，宋史學者談論分析得不少。可參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八章〈向戰略防禦的過渡：宋遼陳家谷與君子館戰役〉，頁 251-254；王菡，《潘美傳》，第四章，頁 120-123，第 2 節，「王侁與劉文裕」；何冠環，〈論宋太宗朝武將的黨爭〉，《北宋武將研究》，頁 111-116，「楊業之死」；《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賀令圖、劉文裕〉，頁 13540、13547。

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929-987)知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縣)。另外，又命在雍熙北伐後未被責降之東路軍大將趙延溥知貝州。<sup>73</sup>除了李繼隆和宋偓兩名外戚外，在是年七月，太宗又命王承衍以下幾名主婿分鎮要地：計王承衍出守大名府，石保吉知孟州(今河南焦作市孟州市)，魏咸信知澶州(今河南濮陽市)。<sup>74</sup>

太宗對歧溝關及陳家谷之失敗，心有不甘，仍存有再次伐遼的打算，太宗在是年九月，徙知雄州劉廷讓為瀛州都部署，並將李繼隆調離定州，陞為特置的滄州都部署，成為東線宋軍的主將，而知定州兼兵馬鈐轄一職，就由心腹外戚劉知信繼任。太宗命劉廷讓和李繼隆二人統率大軍，協同作戰，伺機謀攻略遼地。順帶一提的是，李繼隆從征以來，這是他獲委的最高兵職，而與他馬軍都虞候的軍職相配合。<sup>75</sup>在

<sup>73</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 618-619。

<sup>74</sup> 據《宋史·王承衍傳》載，王在雍熙中出知天雄軍府(即大名府)兼都部署。考《長編》載，雍熙三年七月八日，趙昌言(945-1009)自知大名府入拜御史中丞，則王承衍出知大名府在七月中。以此推之，石保吉及魏咸信亦當於同時出守孟州(河陽)和澶州。又王承衍守大名府直至雍熙四年(987)五月，才被召還朝，六月改任為貝、冀州兵馬部署。石保吉、魏咸信亦於雍熙四年六月自孟州及澶州召還，石保吉後委知大名。參《宋史》，卷二百四十九〈魏咸信傳〉，頁 8805；卷二百五十〈石保吉傳〉，頁 8812；〈王承衍傳〉，頁 8817；《長編》，卷二十七，頁 619；《實錄》，卷四十一，頁 104-105、107。

<sup>75</sup> 考劉廷讓原知雄州，徙瀛州後，由張永德改知雄州。張原知滄州的遺缺，當由李繼隆兼任。考各人調職的月日不詳，惟〈李繼隆墓誌銘〉載李繼隆任滄州都部署在是年月，疑各將調職均在雍熙三年九月以後。參〈李繼隆墓誌銘〉，頁 21 上；《宋史》，卷二百五十三〈張永德傳〉，頁 8917；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5；卷二百五十九〈劉廷讓傳〉，頁 9003；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劉知信〉，頁 13544。按滄州近海邊，並非遼軍南侵必經之道，故宋太宗罕常地任李繼隆為滄州都部署，曾瑞龍認為是太宗意圖再次北伐的一著暗棋。曾氏認為賀令圖這時積極地策反耶律休哥，配合劉李二人

是年十二月，遼將耶律休哥統數萬大軍入寇瀛州(今河北滄州市河間市)，在是月甲辰(十日)，在瀛州、莫州間的君子館(今河北河間市北君子館)遇上劉廷讓的軍隊。劉的麾下將校有高陽關部署楊重進、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桑贊(?-1006)及河州(今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刺史張思鈞(923-1011)。在劉廷讓出師前，他把麾下的精兵交給李繼隆，作為接應，自己則率兵打頭陣。但天有不測風雲，宋遼軍接戰的當日，忽然翻起漫天風雪，天氣驟寒，宋軍奈不住罕常的酷寒，失去戰鬥力，甚至不能架起弓弩，抵禦越冷越精神的遼軍攻擊。遼兵發動攻擊，將宋軍重重包圍，劉廷讓指望李繼隆的部隊前來援救，但李繼隆在這危急關頭，竟率部退往瀛州以南的樂壽(今河北滄州市獻縣，距河間市約三十公里)。劉的部將桑贊與敵激戰五個時辰，見遼軍援至，而李繼隆的援兵蹤影全無，就不顧主將安危，找到一個隙口，引本部逃遁。劉的大軍結果全線崩潰，劉幸得部下讓出戰馬，捨身相救，才能突圍脫險，但麾下大將楊重進則陣亡。勇將河州刺史張思鈞亦陷於敵，幾經辛苦，才在端拱初年逃歸。至於鼓動太宗伐遼然少不更事的賀令圖，不知宋軍慘敗，還妄想可以策反耶律休哥，結果在翌日(十一日)亦被休哥誘擒。<sup>76</sup>

---

在瀛州及滄州的軍事部署，雖則史料所記有限，但太宗再次北伐的企圖不能排除。參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八章〈向戰略防禦的過渡：宋遼陳家谷與君子館戰役〉，頁 248-249、255-257。

<sup>76</sup> 參《遼史》，卷八十五〈耶律題子傳〉，頁 1315；《宋史》，卷二百八十〈張思鈞傳〉，頁 9508。考賀令圖在雍熙三年伐遼之役，先被遼將耶律題子(?-986)敗於定安，他收拾敗卒襲蔚州，再被題子所敗。至於宋遼軍大戰之日

太宗在是月十二日收到瀛州的奏報，知道宋軍慘敗，也知道李繼隆沒有依約出兵應援劉廷讓。故此，當劉廷讓脫身回到京師請罪時，太宗並沒有怪責他，知「為繼隆所誤」。李繼隆雖然是他的外戚心腹，但不能擺明徇私，結果太宗下令將李逮解京師，令宰輔在中書鞫問。據楊億所記，李繼隆「條對明白」，太宗即命官復原職。而臨陣逃脫的桑贊，也不載有任何處分。<sup>77</sup>

楊億所寫的〈李繼隆墓誌銘〉在這事上，為李繼隆戎馬一生中的大污點刻意諱飾，說李繼隆在君子館一役，「率步騎一萬以赴之，敵急擊河間。劉廷讓求救於公，不俟命而往君子館。敵伏兵發，廷讓等先不之覺，公力戰敗之，殲戮無數。會暮，敵援兵至，裨將桑贊先遯，我師遂潰，公獨領百騎達於河間。」楊億在這裡，將宋軍戰敗的責任，推在劉廷讓「先不之覺」和桑贊臨陣「先遯」身上，而提也不提李繼隆沒有全力應援，半途退兵的事實，反而虛構及誇大李曾不待太宗之命出兵，並殺敵無數，以及率百騎達於河間的戰功。楊億且說李繼隆受人構陷，說他失備，而被太宗召赴京師，下相府問罪。總之，在楊億筆下，李是有功無罪，被召入京審問，也是奸人構陷。最後，李冤情得雪，無罪復職。<sup>78</sup>楊億在李繼隆功名令終的情況下奉命為他寫墓誌銘，而為「賢

---

期與及賀令圖、楊重進被擒殺的月日，可參《遼史》，卷十一〈聖宗紀二〉，頁126。按群書只言楊重進陣亡，不提賀令圖被俘後的生死。關於君子館一戰的經過及分析，可參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八章〈向戰略防禦的過渡：宋遼陳家谷與君子館戰役〉，頁257-264。

<sup>77</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26；〈李繼隆墓誌銘〉，頁21上。

<sup>78</sup> 〈李繼隆墓誌銘〉，頁21上。

者諱」，刻意諱言李繼隆生平不光彩的事，那是可以理解，而不必苛責楊億有失史官之職。關於李繼隆在君子館一役的責任問題，其實在端拱元年(988)十一月唐河一役前，即君子館之役兩年後，李繼隆便曾向他的都監袁繼忠吐露自責之情，他自言「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sup>79</sup>從李這番表述，正看出他實在知道別人會怎樣議論。他在應援中途退師，令劉廷讓全軍覆沒，雖然事後太宗接受他的解釋，沒有責怪他，但實難掩悠悠之口，而有貪生怕死之譏。倘他真的如楊億所記，在君子館一戰中有功無過，沒有做出對不起友軍的事，他何用在此時以自責的口吻開口言死，閉口言報國家？群書並沒有冤枉李繼隆，他確沒有依約援救劉廷讓，而是爲了保全一己的實力，中途退軍。筆者同意曾瑞龍的分析，李繼隆絕非貪生怕死之輩，而是懂得衡量情勢，適時權變。他在君子館一役的關鍵時刻，中途退回樂壽，而不去援救被遼兵重重包圍，頻於絕境的劉廷讓軍，是他判斷在惡劣的天氣及戰鬥環境中應援，根本無濟於事，既救不了劉廷讓軍，還會落入敵人「圍點打援」的圈套，教本身的軍隊遭到覆沒的厄運。他寧可對不起劉廷讓等，也不肯冒本部被殲滅的危險，出兵相救。從軍人的道義來說，他是該受指責的，但從保存實力的角度，尤其是宋軍屢受重創之餘，他這樣做又似乎是情有可原的。<sup>80</sup>

李繼隆這次失約退兵，無論他有多少道理，他應該受到起碼降職

---

<sup>79</sup> 《長編》，卷二十九，頁 658。

<sup>80</sup> 關於李繼隆在君子館一役的責任問題的討論，可參曾瑞龍：《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第八章〈向戰略防禦的過渡：宋遼陳家谷與君子館戰役〉，頁 261-264。

的處分。劉廷讓全軍覆沒，任何人總會歸罪於李繼隆沒有來援。雖然他失援劉廷讓，與劉文裕等失援楊業，情況處境其實很不相同；但從表面看來，他們所犯失律之罪卻無異。太宗對此事之處置，很不明智，他將李繼隆無罪釋放，官復原職，又沒有追究曾做過他衛士的桑贊之罪，實在難令劉廷讓等心服。太宗應該像處分劉文裕一樣，先將李、桑等人重責，待事過境遷才復用他們。<sup>81</sup> 但太宗並沒有這樣做，惟一合理的解釋是太宗爲了顧全自己的面子。考在雍熙三年與遼的三場大戰中，太宗所重用的外戚，不是像賀懷浦、賀令圖父子、劉文裕及杜彥珪那樣喪師，便是像吳元輔、符昭壽等那樣碌碌無功，而像劉知信能全師而退已是極罕有。太宗對劉知信在是年九月後，在知定州任上擊退遼騎，所謂「追之數十里，斬獲甚眾」之小功，竟超授劉爲邕州(今廣西南寧市)觀察使，無非是爲了證明他任用外戚的做法沒有不妥。<sup>82</sup> 好像李繼隆那樣善戰而功勳卓著，能爲太宗掙回多少面子的就獨一無二。

---

<sup>81</sup> 考太宗在陳家谷之役後，礙於朝議，將劉文裕與王侁一同重責，劉被削籍配隸登州。但一年後，太宗又將陷死楊業的責任通通推到王侁頭上，而將劉文裕召還，並累遷至容州(今廣西玉林市容縣)觀察使，雍熙四年五月乙丑(初四)，又委爲鎮州兵馬部署，並封其母爲清河郡太夫人，並起用其弟劉文質爲殿直。太宗用人惟親，掩過護短之情甚明。參《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劉文裕〉，頁13547；《實錄》，卷四十一，頁102。

<sup>82</sup> 劉知信在雍熙三年九月後接替李繼隆知定州兼兵馬鈐轄，並押大陣右偏。據載一日他宴犒將士，遼騎乘間而至，他沒有披甲便率眾出城，追擊數十里，並「斬獲甚眾」。從這記載我們其實知道乘間來偷襲的遼遊騎其實人數有限，劉追擊數十里而還，也不會遇上遼的大軍，所謂「斬獲甚眾」而沒有列出具體殺獲人數，其實是斬獲有限。太宗憑這樣的戰功，居然將他的表弟擢爲觀察使的高職，很難不給人說他是用人惟親了。參《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劉知信〉，頁13544。

是故太宗明知李繼隆不援劉廷讓，實在說不過去，但他也要力保他的妻舅，以掩他用人惟親的過失。幸而李繼隆也知恥，在稍後的征戰中奮勇殺敵，將功補過。然而，李繼隆始終有負劉廷讓。劉廷讓一生未遭君子館一役這樣的慘敗，他將精兵給李繼隆，自己去打頭陣，到後來卻變相給李出賣。太宗竟然沒有處分李，他當然咽不下這口氣。雍熙四年(987)九月，劉賭氣不肯徙知雄州，且不待太宗允許而離開雄州回京，結果受到太宗重譴。劉廷讓不服，竟然在貶黜途中絕食而死。劉廷讓之死，李繼隆實有間接及道義上的責任，可說「不殺伯仁，伯仁因其而死」。<sup>83</sup>故此，無論楊億如何為李繼隆分辨，君子館一役始終是李繼隆軍旅生涯一大污點。

李繼隆在雍熙四年沒有參預大征戰，他似乎留任滄州。據載他在這年曾「上軍政數事」，太宗對他的方略都表示同意。<sup>84</sup>太宗始終信賴他的外戚心腹為他掌軍，他在這年五月初四，委任劉文裕為鎮州都部署。六月初七，又將王承衍自天雄軍徙為貝、冀州兵馬部署。<sup>85</sup>同月十

<sup>83</sup> 關於劉廷讓之死的分析，可參何冠環，〈論宋太宗朝武將的黨爭〉，頁116-121，「劉廷讓之死」及頁133-135，「附錄：桑贊事蹟考」。

<sup>84</sup> 考君子館之役後，太宗未有罷去滄州部署司，雍熙四年春，太宗還派他的晉邸愛將、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朔州防禦使王杲(929-987)為滄州行營副部署。王杲與遼軍力戰而敗，僅以身免。太宗將之召還朝。到是年十二月廿五日，太宗命他的晉邸心腹、左驍衛大將軍趙鎔(944-998)知滄州兼兵馬部署。參《實錄》，卷四十一，頁109；卷四十二，頁121；〈李繼隆墓誌銘〉，頁21上。

<sup>85</sup> 考王承衍在雍熙四年五月廿二日自天雄軍(即大名府)來朝，在六月初七充貝、冀州兵馬部署。考潘美、田重進、崔翰、王承衍及劉文裕在雍熙四年六月廿一日壬子，分別以并州、定州、高陽關、貝、冀州及鎮州都部署並辭京赴治所。參《實錄》，卷四十一，頁102、104-105、107；《宋史》，卷四百

九日，太宗委石保吉知大名府，而命他的愛婿吳元辰出守重鎮孟州。<sup>86</sup>而在七月初一，李繼隆獲擢為武州觀察使。同月初二，劉知信被召入，改為并州路副都部署，做潘美的副手。<sup>87</sup>是月廿九日，太宗又將另一個妻舅符昭愿找出來，任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兵馬鈐轄。<sup>88</sup>太宗大概要李繼隆為他立功，爭回面子，在是年十二月廿五日，太宗改命趙鎔(944-998)知滄州，而將李繼隆召入京師。就在同一天，趙普得到太宗的諒解回朝，並受到太宗次子、開封尹陳王元僖(966-992)的力薦，請太宗復用他為相。不過，今非昔比，李繼隆貴為帝戚，寵遇正隆，趙普復相與否，對李家影響不大，雖然李皇后與陳王元僖的關係並不親密。<sup>89</sup>

太宗在翌年(988)正月十七日，行籍田大典，並改元端拱。<sup>90</sup>是年二月十三日，因宰相李昉(925-996)被罷，太宗復用趙普為首相，並擢陞參政呂蒙正(944-1011)為次相。同日自陳王元僖至其他兩府大臣均獲加官，另擢陞原樞密副使王沔(949-991)為參政，擢用御史中丞張宏

六十三〈外戚傳上·劉知信〉，頁 13544。

<sup>86</sup> 考魏咸信在六月十六日丁未自澶州來朝。同月十七日戊申，石保吉自孟州，吳元辰自鄆州，宋偓自霸州均應召來朝。參《實錄》，卷四十一，頁 107。

<sup>87</sup> 據《宋史》劉知信本傳，他在雍熙「四年，召入，改并州路副都部署」。按劉知信在雍熙三年九月後知定州，而張永德在雍熙四年六月初六自雄州徙知定州，則劉在是年六月先召入京，到七月出為并州副都部署。參《實錄》，卷四十一，頁 105、108-109。

<sup>88</sup> 《實錄》，卷四十一，頁 110。關於符昭愿在端拱元年前後所擔任的職務及其活動，可參閱何冠環，〈北宋外戚將門陳州宛丘符氏考論〉，頁 31。

<sup>89</sup> 考太宗長子楚王元佐(966-1027)在雍熙二年九月縱火焚宮，被廢為庶人後，次子陳王元僖即被太宗視為繼承人，他在雍熙三年十一月晉開封尹，儼如皇儲。參《實錄》，卷四十二，頁 121；《長編》，卷二十六，頁 597-598；卷二十七，頁 624；卷二十八，頁 641-642。

<sup>90</sup> 《實錄》，卷四十三，頁 122-123。

(939-1001)爲樞密副使。四天後(即十七日),一大批宿將、主婿及三衙管軍包括李繼隆都獲得加官晉爵。李繼隆建節爲保順軍(即洮州,今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節度使,並陞爲馬軍都指揮使,成爲馬帥。

<sup>91</sup>李繼隆建節的一年,才年三十九,算得上是仕途得意。

這年三月,復相的趙普得到許王元僖之助,把樞密副使趙昌言(945-1009)、知制誥胡旦(955?-1034?)、鹽鐵副使陳象輿(?-1008 後)、度支副使董儼(945-1008)等人指爲朋黨,重譴貶逐出朝。值得注意的是,後來胡旦等人在太宗晚年,均投靠了李皇后所寵的宦官王繼恩(?-999),支持太宗長子楚王元佐(966-1027)嗣位。<sup>92</sup>而在這年閏五月十三日,被太宗擢用爲右正言、直史館的寇準(962-1023),卻是李皇后等後來感到頭痛的對手。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度復相、老練精明的趙普,不再對貴爲帝戚的李家存有敵意,相反一再推薦李繼隆的堂兄、已陞爲樞密直學士李繼凝才可大用,以拉攏李家。<sup>93</sup>

這年七月,太宗爲應付遼軍的入寇,又寄望於他的外戚爲他守邊,首先在七月廿五日調符昭愿知并州,接替在廿七日調知鎮州的宿將潘美,然後在八月廿六日令王承衍、石保吉及魏咸信分赴貝州、滄州及相州本鎮戍守,並命他的愛婿吳元辰以鄯州(今青海海東地區樂都縣)觀察使知孟州,接替右諫議大夫韓丕(?-1009)。<sup>94</sup>九月初一,他再命李

<sup>91</sup> 《實錄》，卷四十三，頁 126-128。

<sup>92</sup> 關於趙普與胡旦趙昌言之爭，及胡旦等人後來爲李皇后所用之始末，可參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10 月），第四章至第五章，頁 23-52。

<sup>93</sup> 《實錄》，卷四十四，頁 139；卷四十五，頁 149-150。

<sup>94</sup> 參《實錄》，卷四十四，頁 138；卷四十五，頁 145，148-149；《宋史》，卷

繼隆爲定州兵馬都部署，接替易、定兵馬都部署田重進的防務。教李繼隆遺憾的是，他的堂兄樞密直學士李繼凝，本來已內定陞任同知樞密院事，接替病重的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楊守一。但在八月廿七日，當太宗在便殿召見他，表示很快會擢他入二府後，他卻在歸家後中風，並在當晚逝世。本來他們兄弟一文一武，兄可執兵符，弟得統雄師，光大李氏一門，但天不造美，李氏一門就只靠李繼隆、李繼和(963-1008)兄弟撐起了。<sup>95</sup>

當李繼隆接掌定州防務才一月，在遼聖宗(982-1031 在位)親自督師下，遼大軍八萬人在是年十月二日輕易攻破涿州，到翌年正月廿二日攻陷易州。正月底，遼大軍經收復的歧溝關返幽州。這次歷時達四個月的宋遼大戰，以遼軍收復涿州及易州之重大勝利，和宋軍傷亡及投降甚眾之戰果告終。<sup>96</sup>

宋人對遼軍在端拱元年九月至二年正月之大規模南侵，從《長編》到《宋會要》等書均諱言遭到慘敗，而對涿州得而復失，以及周世宗辛苦取得的易州最終給遼人取回，均語焉不詳。反而群書卻大事渲染李繼隆與其副將、定州監軍袁繼忠，在端拱元年十一月，以二萬之眾，在

五〈太宗紀二〉，頁 82-83；王珪(1019-1085)，《華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十九〈烈武高衛王神道碑銘〉，頁 3 上下。

<sup>95</sup> 《實錄》，卷四十五，頁 149-150。考楊守一在九月初一卒，他在八月底當已病重。太宗擬大用「無文采」而任職為樞密直學士有年的李繼凝，當是委之入樞府，替代當已病重的楊守一。又太宗在九月十六日，又委任他兩員藩邸舊人王超(?-1005)和王昭遠(944-999)並為殿前都虞候。

<sup>96</sup> 關於宋遼兩軍在涿州、易州大戰之經過析述，可參閱何冠環，〈宋遼唐河、徐河之戰新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十二期(總第四十三期)(2003年)，頁 109-111。

定州州治安喜縣北八里的唐河(按:唐河亦名滹河,源出今河北保定市唐縣北,南流經唐縣城東,至今河北保定市定州市北),大破遼軍八萬,並一直追殺越過曹河,並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群書所描述的李繼隆和袁繼忠是智勇兼備,忠義過人。李繼隆既在戰前聽從袁繼忠的意見,重用易州諸寨失守後原屬諸寨的靜塞驍勇騎兵,使之後來成為攻破遼軍的一路奇兵。他又不理太宗詔書中堅壁清野,不許出戰之訓示,而支持袁繼忠背城一戰的主張。並且強調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為將宗旨,聲言「閩外之事,將帥得專焉。」並慷慨誓言「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這場定州城外的背城大戰,據《宋史·荆嗣傳》的說法,李繼隆出擊前,預先派步兵二千,埋伏於定州古城下。遼軍進攻定州,李繼隆派守禦於定州北九十里的勇將荆嗣(?-1014)來援。荆部抵唐河橋,扼橋路出戰。他突破遼軍包圍數重,與伏兵會合,分為三隊,背水列陣。這時耶律休哥率騎百餘隊臨烽台挑戰,荆嗣整兵與遼軍戰數合。這時李繼隆的主力到來,在東邊列陣,合擊遼軍。在擔任李軍摧鋒的易州靜塞騎兵奮勇攻擊下,遼陣被攻入,遼騎大潰。太宗聞得捷報大為嘉獎,袁繼忠特別得厚賜,而荆嗣也得到嘉獎。<sup>97</sup>

假如上述的記載屬實,遼軍在這次南侵就吃了一場極大的敗仗。然據筆者的考證,李繼隆這場所謂大捷,其實只是宋方誇大戰果的一場小型反擊戰。被李繼隆與荆嗣合力打敗的遼軍,似乎只是耶律休哥的騎兵百餘隊偏師,而絕非遼軍的主力部隊。事實上,唐河之役後,遼軍在宋境留至年底,並在翌年輕鬆地取得易州等各城。如果李繼隆真

---

<sup>97</sup> 參何冠環,〈宋遼唐河、徐河之戰新考〉,頁111-113。

的重創遼軍，遼軍就沒有這樣來去自如了。筆者以為遼軍這次南犯，戰略目標是奪回邊上的涿州和易州，對深入宋境的州郡，其實並沒有佔領的意圖，對於宋軍重鎮的定州和鎮州，遼軍只派少量軍隊佯攻，志在牽制該地的守軍不敢輕出救援，讓遼軍能從容地奪取涿州和易州。事實上，遼軍的目標完全達到。諷刺的是，據《宋會要》所記，李繼隆以至在鎮州的郭守文均上奏太宗吹噓他們擊敗遼軍，並大獲全勝。宋廷收到捷報後，宰臣爲了討太宗的歡喜，馬上率百官詣崇德殿稱賀。我們不知道太宗這趟實在被臣下所欺，還是他爲了激勵士氣，故意授意或默許李繼隆等編造不實的戰果。事實上，太宗在歧溝關、陳家谷和君子館三役連遭敗北，他實在需要一場大勝仗挽回面子。同樣，李繼隆在君子館一役蒙羞，他也需要一場漂亮的勝仗來雪恥。唐河一戰當然是他恢復名譽的良機。他是太宗外戚中最善戰的，由他扮演戰勝遼軍的英雄，在一定程度上也維護了太宗用人惟親的政策。倒是元人修的《宋史·李繼隆傳》實事求是，沒有誇大李的戰功，只說「一日，契丹驟至，攻滿城，至唐河。」李繼隆「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而並沒有像《長編》及《宋會要》那樣，渲染李繼隆大破遼軍。<sup>98</sup>

平情而論，李繼隆在唐河之戰獲得小勝的功勞，不足以抵償他在君子館之戰大敗的過失。不過，作爲北邊重鎮定州的守臣，李繼隆倒算盡忠職守，對於攻守之策，絕不人云亦云。端拱二年(989)正月，戶部郎中張洎(934-997)應詔上言，指出宋軍採取消極防禦政策之不妥，他主張「凡在邊境軍壘，其甲卒不滿三萬人以上者，宜從罷廢。既省朝廷供

---

<sup>98</sup> 參何冠環，〈宋遼唐河、徐河之戰新考〉，頁 113-115。

給，又免戎狄吞侵。以所管之師外隸緣邊大鎮，緣邊大鎮甲兵既聚，士馬自強，以守則無易州傾陷之危，以戰則有蕃漢力均之勢，與夫分兵邊邑，坐薪待燃，豈可同年而語？」他即主張放棄在北邊前沿的威虜軍（今河北保定市徐水縣西遂城）。當太宗接受張的意見，下詔廢威虜軍時，身為定州都部署的李繼隆即上奏反對，說「梁門為北門保障，不可廢。」太宗最後聽從他的意見，保留威虜軍。張、李二人在防禦遼軍入侵的策略，以至威虜軍存廢的問題上誰對誰錯，雙方都有道理，不宜輕率地從紙上作出判斷。不過，李繼隆在是年七月卻面臨一次重大考驗，他因運送輜重至威虜軍而遭遼軍在徐河邀擊，幸而他麾下的勇將尹繼倫(947-996)出奇制勝，才使他度過這次難關。<sup>99</sup>

據《實錄》、《長編》及《宋史》的記載，在這年七月，威虜軍糧餽不繼，太宗命李繼隆發鎮、定大軍一萬人護送輜重數千乘前往。但宋軍的行動給遼將耶律休哥諜知，他更親率精銳三萬騎南來邀擊。是月廿二日，宋將尹繼倫剛好率領步騎千人巡邊塞上，在道上遇上遼大軍。耶律休哥看不起這支只有千人的宋軍，竟不擊而過，逕自向前找李繼隆的大軍攻擊。尹分析形勢，休哥大軍不管對李軍打勝打敗，都會回過頭來撲打他們這支小部隊。為了死裡逃生，他說服部下採取「捲甲銜枚襲其後」的奇襲手段，乘夜暗中尾隨遼軍。休哥大軍行至唐河與徐河之間，距離李軍約四十五里，這時天未明，尚未進食及未進入戰鬥準備的遼軍，卻不知道尹的部隊已在威虜軍城北列陣以待。休哥甫下令遼軍進食，尹便出其不意地發動突襲，除了殺遼將一人外，更重

---

<sup>99</sup>何冠環，〈宋遼唐河、徐河之戰新考〉，頁115-116。

創休哥手臂，迫他乘馬落荒而逃。遼軍失了主帥，更在天色濛濛，視野不清的不利環境下，忽見宋軍從天而來，因而大潰，自相踐踏而死者無數。李的副將范廷召見遼軍忽然大亂，馬上揮軍配合尹部追殺遼軍，追奔過徐河十餘里，據稱斬首數千級，並俘獲遼軍甚眾。其後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939-1004)又敗遼軍於曹河之斜村。太宗戰後論功行賞，授尹繼倫洛苑使領長州(今越南長定省)刺史，繼續任北邊都巡檢使。後來太宗知尹繼倫為遼人所畏，稱「當避黑大王」，就加他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sup>100</sup>

除了《宋史·李繼隆傳》將這次徐河之役的勝利，歸功於李繼隆外，《宋史》其餘各有關紀傳，都據實以功勞歸於尹繼倫。另外《宋史·王杲傳》亦稱郭守文的大將王杲(939-1002)當時亦剛好督糧至威虜軍，當他所部還抵徐河時，尹繼倫正與敵廝殺，王杲部適遇遼軍於河上，於是加入戰鬥。王杲沒有誇大戰功，只奏上「殺賊，奪所乘馬」。郭守文為他報功，太宗召見他問狀，以功補馬軍都軍頭。至於〈李繼隆墓誌銘〉這回較老實，只含糊的說李繼隆「又出奇兵，薄西山以邀虜，虜亦引避。」沒有大大渲染李在徐河一役的功勞。出於《長編》的《皇宋十朝綱要》亦只將敗遼軍的功勞歸於尹繼倫。<sup>101</sup>

對於徐河之役，《遼史》沒有具體的記述。筆者懷疑《遼史》諱言其敗，尤其是耶律休哥為遼的百勝將軍，這番因輕敵而栽在尹繼倫手上，自然諱莫如深。相比唐河之役，宋軍在徐河擊敗遼軍的可信性較

---

<sup>100</sup> 何冠環，〈宋遼唐河、徐河之戰新考〉，頁 116。

<sup>101</sup> 何冠環，〈宋遼唐河、徐河之戰新考〉，頁 117。

高。平情而論，李繼隆在這次僥倖得來的勝仗中的功勞，多少是因人成事。這次宋軍不敗反勝，與其說他有多大戰功，不若說他運氣不錯。一代名將的耶律休哥竟然因輕敵而敗北，既教尹繼倫得以成名，也教李繼隆在雍熙與端拱年間之軍旅生涯得以平安渡過。總結李繼隆在這六載宋遼戰爭高峰期的表現，君子館一役的污點，他是洗刷不了的，而他在其他大小戰役所立的戰功，也應該予以肯定，即使徐河一戰，有因人成事之嫌。在太宗的眾多受重用的外戚武將中，他的表現算是差強人意，功過參半。<sup>102</sup>

## 六、轉戰西疆：李繼隆在淳化到至道年間的戎馬生涯

太宗在端拱二年七月徐河之戰前後，對樞密院的人事作了一番調整。因宰相趙普的極力推薦，才兼文武的知代州張齊賢(943-1014)在七月初六被召還，委為樞密副使，太宗又以他的藩邸舊人鹽鐵使張遜(940-995)為簽署樞密院事。另外早在七月初一，太宗擢用「極言北邊利害」而深得他賞識的寇準為樞密直學士，參贊軍機。<sup>103</sup>不過，對於北邊重鎮的將領，特別是定、鎮、高陽關三路，太宗就盡量不予更動。太宗對李繼隆信任有加，在一次召他歸京時，還親口稱讚李「惟爾盡力於我」。為了支持他，太宗一方面調李的舊僚知雄州田仁朗為知定州節

---

<sup>102</sup> 關於《遼史》對徐河之戰的相關記載，以及耶律休哥在戰後的行蹤與其可能受傷的關係，參何冠環，〈宋遼唐河、徐河之戰新考〉，頁 117-118。

<sup>103</sup> 《長編》，卷三十，頁 680-682；《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 84。

度副使事，以輔助李繼隆。另一方面，又擢陞天雄軍部署王漢忠(?-1002)爲馬軍都虞候、定州副都部署。當李在每歲防秋而赴屯所時，王就代他統領京中馬軍，讓李可以安心守邊，而當李入覲時，王就代領定州屯軍。<sup>104</sup>是年十一月廿四日，李繼隆的老戰友郭守文在鎮州都部署任上病卒，太宗考慮再三，最後委任曾與李繼隆在滿城一役中大破遼軍的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出守鎮州，代郭的遺缺。<sup>105</sup>

李繼隆在淳化元年(990)以後的戎馬生涯，比起在雍熙和端拱間，便平淡得多，因遼人在淳化以後大規模入寇並不多。從淳化年間始，李繼隆反而多次出師西邊，討伐叛服不常的西夏李繼捧(962-1004)、李繼遷兄弟。雖然宋軍不能全殲夏人，但在戰鬥上宋軍一直處於上風。比起和遼軍戰鬥，宋軍一直處於挨打之局面，就不可同日而語。

李繼隆在淳化以後，最得力的幫手，是他的幼弟李繼和。李繼隆對幼弟寄望甚大，視之爲他的事業繼承人。李繼和既隨兄長出征，又擔任傳報軍情的工作。<sup>106</sup>

淳化元年十月，太宗遣使至定州，對李繼隆宣旨說：「若敵復入寇，朕當親討，卿勿以爲慮。」其實遼方並無動靜，李趁這個大好機會，即

<sup>104</sup> 按田仁朗自知雄州徙爲知定州節度副使事，據李之亮所考，乃在端拱二年，惟月份不詳。他在是年召赴京，但未行而卒。至於王漢忠拜馬候在端拱二年三月，在李繼隆遷都指揮使後一月。王一直任馬候至淳化五年六月，然後遷殿前都虞候。參《宋史》，卷二百七十五〈田仁朗傳〉，頁9381；卷二百七十九〈王漢忠傳〉，頁9477；〈李繼隆墓誌銘〉，頁21下至22上；〈馬軍司題名〉，頁29上；李之亮，《宋河北河東大郡守臣易替考》，頁104，〈雄州〉。

<sup>105</sup> 《長編》，卷三十，頁691。

<sup>106</sup>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和附傳〉，頁8969。

上奏太宗，以洋洋灑灑的四六駢文，慷慨激昂地表忠一番，不同意太宗勞師動眾親征。<sup>107</sup>

太宗親征之議，當然只是說說而已，宋廷根本沒有甚麼相應的準備與行動。李繼隆當然明白太宗的心意，他這篇覆奏正可以給太宗漂亮的下台階。當然，這篇奏議不會是李繼隆親筆，雖然楊億吹噓李繼隆「敦說詩禮，博通義府，跌宕文史，多識前言，寤寐經綸，善談名理。」又說他「勤接士類，雅好清言。多聚群書，僅餘萬卷，退食于公，手自刊校。喜讀《春秋》，躬親繕寫，筆札之麗，自成一家。博物多能，動臻奧蹟。金絲誤曲，周郎之顧乃迴」，<sup>108</sup>但這篇大文顯然出於他幕僚之手或求於高明。不過，這並不重要，重要是李繼隆識時務。太宗和李繼隆君臣，一唱一和，既可以昭示天下，太宗沒有忘記雪前恥和收復失地，又可以輕輕的將責任轉在臣下身上。李繼隆所以得到太宗的寵信，正因他懂得太宗的心意。

是年七月，西夏的李繼遷聞知宋廷派商州團練使翟守素(922-992)統兵來討，在與歸順宋廷的族兄李繼捧計議後，亦上表願意歸順。是月九日，宋廷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名趙保吉。<sup>109</sup>不過，這兩個桀驁不馴的西夏強酋，今次降宋不過是權宜之計，李氏兄弟不到三年便叛宋。

淳化三年(992)先後發生兩件事，對太宗的心情有不輕的打擊。首

---

<sup>107</sup> 參《長編》，卷三十一，頁707。

<sup>108</sup> <李繼隆墓誌銘>，頁26下、27下。

<sup>109</sup> 考翟守素在淳化二年正月奉命領軍援李繼捧於夏州，李繼遷其實與繼捧狼狽為奸，見宋軍勢大，於是又奉表請降。參《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86；《長編》，卷三十二，頁718。

先是退居於洛陽的趙普，久病後終於在是年七月病逝。他的死有各種各樣的謠言，一說他是被秦王廷美的冤魂嚇死的。太宗對趙普的死，顯然有兔死狐悲之憾，而他自己多年未愈的箭疾不時折磨他，正與趙普的頑疾相近，很難他不會想到神鬼報應方面去。太宗悲悼趙普之餘，且在左右面前流淚。太宗下令厚葬趙普，又為他親撰神道碑銘。<sup>110</sup>對趙普之死，未載李繼隆有何反應，相信李家兄弟早已不計較了。

是年十一月十日晨，許王元僖在入朝時忽然不適，從人將他送回府。太宗馬上前往看視，元僖不久便斷氣。太宗慟哭不止，悲痛之餘，隨即追冊元僖為太子，諡恭孝。本來十天後要舉行南郊大典，碰上這件不幸的事，宰相宋琪(917-996)代表群臣上奏，請太宗將大典押後至翌年正月。太宗當然准奏。在元僖死後的半月裡，太宗憶子不已，甚至悲泣達旦，不眠不休，還作〈思亡子詩〉出示近臣。誰料忽然有人揭發元僖其實給他的寵妾張氏，人稱「張梳頭」的錯手毒死。教太宗驚愕及憤怒的是，元僖再被揭發，他生前曾捶打僕妾至死者，表面的仁厚是裝出來騙太宗的。另外，元僖曾在京城西的佛寺為張氏父母招魂，而葬禮僭差踰制。更令太宗震驚的是，元僖與張氏所作的招魂法事，有施巫蠱之嫌疑。太宗大為震怒，下令徹查。太宗首先縊殺張氏，再拘捕元僖親吏下獄，令皇城使王繼恩驗問。在元僖所犯的罪行「查明屬實」後，元僖的親吏全數決杖免職，張氏父母墳墓被掘燒，家屬都被充軍遠方。最

---

<sup>110</sup> 《長編》，卷三十三，頁 737-738。關於趙普之死對太宗因箭傷不愈而轉化之心理病之刺激的討論與分析，可參閱何冠環，〈宋太宗箭疾新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二十卷(1989年)，頁 49-55。

後太宗更收回追冊元僖太子的詔命，僅給予一品鹵簿殮葬。<sup>111</sup>

元僖一案的重大轉折點是有人在太宗前揭發元僖種種陰事。誰人有這個膽量、有機會及地位向太宗告發元僖？筆者以為李皇后才有這個資格。內侍王繼恩雖得寵，但要他以疏間親地告發太宗的愛子，他當沒有這個膽量。筆者推斷李皇后這次揭發元僖陰事，是在死無對證的情況下向元僖報復，報復他在雍熙二年重陽日挑撥元佐痛恨太宗，而做出縱火焚宮之傻事。群書都稱美元僖「姿貌雄毅，沈靜寡言」。然換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元僖實胸有城府。筆者懷疑當元佐為叔父廷美而與太宗反目時，元僖就乘機在太宗面前表現得既仁且孝，奪取乃兄棄如敝屣的儲位。當元佐縱火焚宮(元僖有最大的挑撥嫌疑)而被太宗廢為庶人後，元僖就成為無可爭議的繼承人。他經營儲位的手段是高明的，他首先在雍熙四年底力薦趙普復相，取得有力的奧援；然後又伙同趙普，剷除胡旦、趙昌言一班涉嫌支持元佐的異己。趙普後來雖以病罷，而呂蒙正及其妻族也因貿然上書請立元僖為太子而獲罪，但太宗仍對元僖寵愛如故。本來李皇后要鬥倒這位權勢薰天的準儲君實在不易，惟有在元僖暴亡而死無對證的情況下才可以翻元僖的案。為何李皇后要算元僖的賬？筆者以為李皇后一方面要為她喜愛的元佐的平反找一個正大的理由(如解釋元佐以前所為都是元僖作的怪)，另一方面當是元僖一黨威脅著他們李家的權勢。從李皇后的立場去考慮，她本人無子，她寧願那性子直率、重感情而無野心的元佐嗣位，而不願

---

<sup>111</sup> 《長編》，卷三十三，頁 740-742；《實錄》，卷三十三，頁 80；卷三十五，頁 100；《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 90。關於元僖之死及其生前涉嫌向父兄施加巫蠱的討論分析，可參何冠環，〈宋太宗箭疾新考〉，頁 52-54。

城府甚深的元僖繼統。李皇后後來反對立真宗爲儲，在太宗死後仍堅持立元佐，除了個人的喜惡原因外，相信是爲了她李家的福祉。李皇后主動介入繼統的紛爭，作爲她長兄 手握重兵的李繼隆就不免捲入這漩渦，被視爲李后的奧援。<sup>112</sup>

淳化四年夏天(大概在四月至六月)，李繼隆被召還京師，太宗當面獎勵之餘，改授領靜難軍節度使(邠州，今陝西咸陽市彬縣)，然後遣返定州屯所。這年十月六日，罷相的張齊賢本來受命出知定州，但他以母老不願離京，太宗於是收回成命，但他仍任人惟親，委任才具平庸的外戚符昭壽知定州，做李繼隆的搭檔。<sup>113</sup>

淳化五年(994)正月，蜀民李順(?-1017)起事，並攻陷成都，很快更攻佔四川許多州軍。李順能坐大，是拜原知成都的東上閤門使吳元載治蜀無方，激起民變。太宗任人惟親，偏偏他女婿的兄長吳元載卻是敗事的庸才。禍不單行的是，李繼遷在是年正月又徙綏州民於平夏(按：平夏泛指銀、夏州以至青、白池一片砂磧區)，綏州將高文岷不願往，攻敗之。於是李繼遷就侵掠居民，焚燒積聚，而且進攻靈州及(今寧夏銀川市靈武市西南)附近的通遠軍(即環州，淳化五年改)。太宗得報大爲怒火，決意派大軍討伐。這次太宗委任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出任主帥，另委徐河之役之英雄尹繼倫爲都監，統率大軍討伐李繼遷。除尹

---

<sup>112</sup> 關於李皇后及其信任的宦官王繼恩，以及投靠他們的文臣包括胡旦、李昌齡(937-1008)等人在太宗晚年介入繼統紛爭的分析與討論，可參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進士》，第五章〈暗通宮闈：黨爭與繼位之爭〉，頁 31-52。

<sup>113</sup> 《長編》，卷三十四，頁 753；《宋史》，卷二百五十一〈符昭壽傳〉，頁 8841；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7。

繼倫外，李繼隆麾下的副將計有內臣勇將秦翰(952-1015)、管勾鄜延屯兵的內臣張崇貴(955-1011)、容州觀察使丁罕(?-999)、御前忠佐步軍副軍頭陳興(?-1013)、龍捷指揮使許均(?-1007)及崇儀使侯延廣(947-996)，另外，在唐河之役李麾下之勇將田敏(?-1023 後)，以及高瓊長子高繼勳(959-1036)亦從征。至於定州的防務，就由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出任。李繼隆的副將王漢忠則留任爲定州副都部署，並在是年六月，從馬軍都虞候擢爲殿前都虞候。<sup>114</sup>

當李繼隆奉命出征時，熟識邊事的前宰相宋琪以其曾任延州(今陝西延安市)節度判官五年的所見所聞，向太宗提出討伐李繼遷的看法，主張李繼隆的大軍如入夏州境，應該先招募接界的蕃落熟戶，用爲嚮導。他們當中如強壯兼有馬的，就令他們以騎兵編隊，在宋軍前三五十里先行。因爲攻夏三路的道徑都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而復隘狹不得成列」。他以爲宋軍「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並非上策。他不主張調派大軍深入平夏追捕李繼遷等，反而主張在「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他以爲宋軍應「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因李繼遷等並無城守，又缺乏糧草，當會威賞不行，而部族分散。他主張這時可暗中查探李等保聚之處，而預先在麟、府、

114《長編》，卷三十五，頁 766-767；《實錄》，卷七十六，頁 162-163；《宋史》，卷二百五十四〈侯延廣傳〉，頁 8864；卷二百五十七〈吳元載附傳〉，頁 8950；〈李繼隆傳〉，頁 8967；卷二百七十五〈尹繼倫傳〉，頁 9376；〈丁罕傳〉，頁 9377；卷二百七十九〈王漢忠傳〉，頁 9476-9477；卷三百二十六〈田敏傳〉，頁 10533；卷四百六十六〈宦者傳一·張崇貴〉，頁 13617；卷四百八十五〈外國傳一·夏國上〉，頁 13987；〈馬軍司題名〉，頁 29 上。

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師，四面齊進，斷其歸路，引兵合擊，就可以掃平李等。他又指出從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都是蕃部熟戶，可以依照入夏州的辦法，募嚮導帶路。而靈州爲宋土，芻粟儲蓄充足，可以供大軍使用。<sup>115</sup>

太宗覽奏，即將宋琪之意見抄錄予李繼隆參考。宋琪之平寇戰略雖然不爲李繼隆所採用，但他對山川道路蕃情之分析，事後觀之，肯定對李繼隆平亂有用。

李繼隆的大軍抵延州後，監軍秦翰怕李繼捧逃走，即乘驛先行至夏州，假傳太宗之詔旨，對李繼捧安撫一番，以延緩他作叛之行動，好待宋軍的到來。<sup>116</sup>關於李繼隆的行軍路線，據《夢溪筆談》引李繼隆所撰的《西征記》所述，李的大軍從延州出發，首先至克胡山(約今陝西延安市安塞縣北 30 公里)，渡河入綏州延福縣，自鐵筋驛夜入綏州。李繼隆與眾將商議進軍方向，他主張直攻夏州。有部將擔心夏州是李繼捧的大本營，而宋軍兵少，恐怕不易攻克，主張先據石堡城(今陝西榆林市橫山縣北境)，以觀敵勢。李繼隆對此說不以爲然，表示宋軍既少，就更應出奇不意直取夏州，教對方不知宋軍虛實。倘宋軍去攻石堡城，就會暴露實力，不能再進。李繼隆馬上揮軍攻入銀州東南八十里的撫寧縣(今陝西榆林市米脂縣西)，而李繼捧仍不知宋軍已近。當李繼隆入撫寧縣後，以此處難於防守，就將縣治遷於滴水崖，即熙寧以後所改建的的囉兀城。<sup>117</sup>

<sup>115</sup> 《長編》，卷三十五，頁 768-769。

<sup>116</sup> 《宋史》，卷四百六十六〈宦者傳一·秦翰〉，頁 13612。

<sup>117</sup> 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校証》(胡道靜校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這年三月，李繼隆的大軍抵夏州。李繼捧見形勢不利，一方面將他的家眷及吏卒部署於城外之寨帳，以便隨時逃遁。另一方面，又上書宋廷，說他已與李繼遷解仇，並貢馬五十匹，請求太宗罷兵。對於首鼠兩端的李繼捧，太宗不能容忍，即命內侍傳令李繼隆移軍進擊李繼捧。當宋軍壓境時，李繼遷又趁火打劫，他先擒下與他聯絡的李繼捧牙將趙光祥，然後夜襲繼捧在夏州城外的營帳。繼捧當時剛就寢，忽見繼遷人馬殺到，急急逃命。城外的資財器用，盡為李繼遷所奪。<sup>118</sup>

李繼捧兄弟在宋軍壓境時內鬩，就令李繼隆平亂更得心應手。當李繼捧逃返夏州城中，卻被手下禮賓副使趙光嗣所執，幽禁於別所。趙光嗣原本是李繼捧帳下的指揮使，李派他入貢宋廷，卻不料竟被宋廷收買，作為宋廷在夏州的耳目。繼捧與繼遷勾結的事，以及繼捧的一舉一動，趙都暗中報告宋廷。趙又暗中出家財羅致心腹將士，準備機會一到便起事。當宋軍一到，趙光嗣便裡應外合，擒獲李繼捧。是月廿五日，趙光嗣開門迎李繼隆大軍進入夏州。李繼隆將繼捧押送京師，向太宗報捷。李繼隆不費一兵一卒，擒得李繼捧及取得夏州，又收獲牛羊、鎧甲數十萬。起初侯延廣等人主張誅殺反覆無常的李繼捧，並出兵追擊逃遁的李繼遷。李繼隆向眾將指出，李繼捧不過是几上肉，要殺他容易，只是須請命於太宗。至於追擊李繼遷方面，他認為千里窮磧，宋軍轉運

---

1987年9月)，卷十三，頁473；《長編》，卷三十六，頁793；程龍，《北宋西北戰區糧食補給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6月），頁36-37、43、73。

<sup>118</sup> 《長編》，卷三十五，頁775。

糧草艱難，應該持重，不宜輕舉。眾人都服膺他的分析。<sup>119</sup>

太宗在四月初三收到李繼隆捷報，論功行賞，即以投誠的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高文岷為綏州團練使。有功之將校，都加以陞賞。<sup>120</sup>收復夏州後，太宗以該地在沙漠之中，易被奸雄割據，打算廢棄其城，將居民遷於銀州、綏州間。宰相呂蒙正附和太宗的意見，於是太宗在四月初四下詔廢夏州故城，將其民遷於綏州、銀州等地，分官地給之，命長吏倍加安撫。<sup>121</sup>

李繼隆收到太宗詔書後，不同意廢夏州之決定。他馬上派李繼和及秦翰入奏，認為夏州是朔方古鎮，一直是夏人窺覷之地，將它保留可以依託其城防抵禦來犯的敵人。他並請求在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戍兵，以扼守要衝，既可以作為內屬蕃部的屏障，又可以斷絕夏人的糧運。但太宗對李繼隆的兩項建議，「皆不報」。<sup>122</sup>

五月十五日，李繼捧被押抵京師。太宗對他詰責數四，他不能回答，但叩頭稱死罪。發過天威，太宗又施恩，下詔釋放他，並賜他冠帶錢幣，令他回府候命，並命人勞賜其母。十六日，太宗下詔授李繼捧為

<sup>119</sup> 《長編》，卷三十五，頁 775-776；《宋史》，卷四百六十六〈宦者傳一·秦翰〉，頁 13612。

<sup>120</sup> 《長編》，卷三十五，頁 777；卷三十六，頁 785；《實錄》，卷七十六，頁 162-163；《宋史》，卷二百五十四〈侯仁廣傳〉，頁 8884-8885；卷二百七十五〈尹繼倫傳〉，頁 9376-77；卷二百七十九〈陳興傳〉，頁 9483-84；卷三百二十六〈田敏傳〉，頁 10533；卷四百六十六〈宦者傳一·秦翰〉，頁 13612。

<sup>121</sup> 《長編》，卷三十五，頁 777-778。考太宗在平李繼捧後，雖任高文岷為綏州團練使，但命張崇貴及石霸守綏州，而徙夏州之民以實綏州。見《宋史》，卷四百六十六〈宦者傳一·張崇貴〉，頁 13617。

<sup>122</sup> 《長編》，卷三十五，頁 778；《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7。

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sup>123</sup>屢敗於遼後，太宗這次總算有機會在這個党項豪酋身上施展恩威並濟的手段，大大地發泄了國事不堪的悶氣。李繼隆當日不從諸將之議，沒有殺掉這個酒囊飯袋，為的是讓太宗得以一展天威。

李繼隆這次輕而易舉地收復夏州，部將張崇貴和田敏又率熟倉族虜遇在靈州橐駝口雙塹西擊破李繼遷軍，殺傷敵二千，也教狡黠的李繼遷不敢再輕舉。李繼遷在七月又派人獻良馬向宋廷請罪，太宗一時未打算進討他，也就接受其請罪。這年八月，李繼遷派他的將佐趙光祚和張浦前往綏州，求見守綏州的監軍中使張崇貴，要求納款。張崇貴在石堡砦(今陝西延安市志丹縣北境)椎牛釀酒犒諭之，並給趙張二人錦袍帶。李繼遷稍後又派其弟李廷信奉表待罪，又諉過於李繼捧。太宗召見廷信，加以慰撫，錫賜甚厚，再一次接受李的投誠。<sup>124</sup>

李繼隆一戰功成，李家的威望權勢又更上一層樓。不過，太宗雖寵李繼隆，但李皇后並不能左右太宗的立儲意向。這年九月，太宗箭傷復發，「足創甚」。他不得不認真考慮繼承人的問題。太宗驛召他極賞識的寇準從青州(今山東濰坊市青州市)回來，問他該立何人為儲。太宗始終不能原諒李皇后屬意的元佐，而意在第三子元侃(即真宗)。寇準在這等大事上極有分寸，他以「知子莫若父」的理由，引導太宗自行提出

<sup>123</sup> 《長編》，卷三十六，頁 785；《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外國傳一·夏國上〉，頁 13985。

<sup>124</sup> 《長編》，卷三十六，頁 790、793、800；《宋史》，卷三百二十六〈田敏傳〉，頁 10533；卷四百六十六〈宦者傳一·張崇貴〉，頁 13617。按在這年的十一月，太宗即命張崇貴為使，持詔賜李繼遷，正式接納許其歸順。

「元侃可乎」？然後寇準一力贊成，並間接地提出立儲大事，「不可謀及婦人、近臣及宦官」。其弦外之音是擔心李皇后會干預立儲。太宗總算拿定主意，在是月廿三日授元侃開封尹。寇準以定策之功，拜參知政事。<sup>125</sup>

太宗在翌年改元至道。是年四月初七，宰相呂蒙正罷，被太宗許為「大事不胡塗」的參政呂端拜相。是月廿八日，太祖的宋皇后逝世，太宗傳子的最後一度心理障礙得以除去。<sup>126</sup>

八月十八日，太宗正式冊立元侃為太子。但馬上有人向太宗打小報告，說京師的人見到新太子後，都歸心於他，稱「真社稷之主」。據《寇萊公遺事》所記，是李皇后向太宗進讒暗攻真宗。太宗竟然大為動容，急召問寇準，說出「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的昏話來。幸而寇準有急智，說太宗「擇所以付神器者，顧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太宗聽後釋懷，回宮後便對李皇后以下述及寇準這番得體的話。李皇后讒言不入，馬上趁風轉舵向太宗祝賀。太宗大樂，再走出後宮召寇準痛飲，至醉而罷。這次幸得寇準善於應對，才教真宗有驚無險。<sup>127</sup>

除了處理繼統的問題外，太宗在這一年又要應付遼夏的交侵。許久未入寇的遼軍，就在正月十六日，由遼將韓德威(942-996)誘党項勒浪、嵬族從振武軍(朔州)犯邊，永安軍節度使折御卿(959-996)率輕騎邀

<sup>125</sup> 《長編》，卷三十六，頁 795、797；卷三十八，頁 818。

<sup>126</sup> 《長編》，卷三十七，頁 810-811；《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 97。

<sup>127</sup> 《長編》，卷三十八，頁 818；張其凡，《宋太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頁 192、200-201。

擊，敗遼軍於子河汊。勒浪等族乘亂反擊遼軍，德威僅以身免。這時李繼遷大概懾於宋軍的威勢，仍派人貢馬及橐駝，向宋朝表示恭順。宋廷在同年三月以勇將、知清遠軍(今甘肅慶陽市環縣甜水堡)田紹斌(933-1009)兼靈州兵馬都部署，防備李繼遷。這年六月李繼遷又再反宋，他拒絕接受宋廷封他為鄜州節度使。九月，李繼遷以千騎入寇清遠軍，為田紹斌所敗。不過，到這年十二月，李繼遷又誘遼將韓德威入寇，以報子河汊之敗。折御卿力疾從征，雖然擊退了遼軍，但也卒於軍中。另一方面，馬步軍都軍頭孫贊，以護石堡砦戍兵時，擅自率兵入夏境作戰失利，被太宗處斬。折、孫兩人之死，似乎不是好的兆頭，宋廷在不久又要在西疆再動起刀兵。<sup>128</sup>

至道二年(996)正月十六日，知靈州侯延廣病重，太宗命曹璨代知靈州。曹璨未到任即調職，改由知清遠軍田紹斌徙知靈州。<sup>129</sup>是年三月八日及十三日，兩員西邊大將、靈州兵馬部署郭密(939-996)與環慶兵馬部署皇甫繼明(934-996)先後卒於任上。<sup>130</sup>最令太宗震動的是，代

<sup>128</sup> 《長編》，卷三十七，頁 807-808，825；《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 96-98；卷四百八十五〈外國傳一·夏國上〉，頁 13987；《遼史》，卷十三〈聖宗紀四〉，頁 147；卷百十五〈二國外記·西夏〉，頁 1525。考《遼史》所記，在統和十二年(即至道元年)十二月辛巳，「夏國以敗宋人遣使來告。」相信是指孫贊之敗。

<sup>129</sup> 《實錄》，卷七十六，頁 156、162；卷七十七，頁 170；《長編》，卷三十九，頁 834。按侯延廣是在是年二月六日卒。據李燾所考，曹璨未至靈州，即改任麟、府、濁輪寨鈐轄。考濁輪寨座落於麟州城東南 10 餘里處，遺址在今陝西榆林市神木縣永興鄉所在地北山梁上。參見焦拖義，〈麟州寨堡考〉，頁 139。

<sup>130</sup> 《實錄》，卷七十七，頁 167-168、170。

皇甫繼明押運糧草四十萬至靈州的洛苑使白守榮和馬紹忠等，以輕敵之故，被李繼遷邀擊於浦洛河(即靈州川，今寧夏吳忠市南山水河，一作今寧夏吳忠市鹽池縣惠安堡鄉)，宋軍與戰不利，役夫棄輜重潰走，糧草盡爲李繼遷所得，而丁夫逃命之餘，自相踐踏，死者數萬人。<sup>131</sup>太宗大怒，在四月初四，命李繼隆爲環、慶、靈等州兵馬都部署，統軍進討李繼遷。太宗又特別在初七日在長春殿爲李繼隆餞行，期望他的心腹愛將像平定李繼捧一役，再爲他打一場漂亮的勝仗。李繼隆出師前十日，即三月二十七日，太宗將李皇后的親母陳留郡太夫人吳氏進封爲衛國太夫人，加添李氏的榮光。<sup>132</sup>

五月初四，曹璨從河西來奏邊事，稱李繼遷率眾萬人窺伺靈州，太宗召宰執大臣商討對策。太宗分析李繼遷因劫得大批糧草，得勝之餘，膽子大了，所以才敢進一步窺伺靈州。他認爲李繼遷不過是烏合之眾，頓兵於靈州堅城之下，本來不能持久，只因獲得城中告急文書，才會以爲靈州危在旦夕，而不退兵。太宗認定李繼隆大軍一到，便可解靈州之圍。宰相呂端沒有那麼樂觀，他回奏說靈州軍儲甚闕，李繼遷又據守瀚海津要，環慶路不通。他建議宋廷於麟府、丹延、環慶三道，各調發勁兵，約期以輕裝直攻夏州李繼遷老巢，李必會回師援救，而靈州之圍自然可解。對於呂端簡單的「圍魏救趙」策略，太宗可不同意。

---

<sup>131</sup> 《實錄》，卷七十七，頁 168、170-171。

<sup>132</sup> 太宗本來命轉運使竇玘等將糧草分三批押運往靈州，即使李繼遷來劫，也易於防禦，而不致匱乏民力。但竇玘等大概貪圖快捷，就違旨將糧草一次過的運送往靈州，以致全數陷沒，並傷亡大量役夫。參《實錄》，卷七十七，頁 169-171。

他認為需要從詳計議，不能輕舉。太宗又重申宋軍運糧時令三輩護送，而丁夫悉令持弓矢自衛，並且給拒馬勁弩以保衛車乘行李。他批評浦洛河之敗，是將校自以為是，不遵一貫的行軍守則，而致丁夫先潰而敗。參政張洎迎合太宗，即進一步陳說「盛暑之月，水泉乏絕，芻粟未集，而議者欲三道舉兵深入，以分賊勢。」力稱進兵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sup>133</sup>

當太宗君臣對如何解靈州之圍仍舉棋不定時，靈州的情況其實很危險，靈州被圍歲餘，地震卻有二百日，城中糧糗皆絕，戍守靈州的中使竇神通暗中派人往河外向蕃部購糧，間中出兵擊敵，才暫時保全了靈州城。<sup>134</sup>

是月十一日，天文官奏稱「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十二日，太宗即下詔呂端等各述戰守所見。呂請求許合寫一奏，剖述用兵西夏之利害。這時參政張洎攻擊呂端，說他遇事緘默不言。呂還擊說張一向上言，只揣摩太宗心意。太宗一時難定誰是誰非。翌日(十三日)，張洎上奏太宗，請棄靈州，以省關隴糧餉。太宗原來有棄靈州之意，這時又後悔，看到張之奏章，大為不悅。<sup>135</sup>

公道地說，張洎雖然是投機小人，但不以人廢言，他的分析未嘗沒有一點道理。他說李繼遷「據平夏全壤，扼瀚海要衝，倏忽往來，若居衽席之上。國家若兵車大出，則獸驚鳥散，莫見其蹤由；若般運載馳，則蟻聚蜂屯，便行於劫奪。」他又指出行軍路上嚴重缺水，「自環抵靈，

<sup>133</sup> 《實錄》，卷七十八，頁 177-178。

<sup>134</sup> 《長編》，卷三十九，頁 834。

<sup>135</sup> 《實錄》，卷七十八，頁 178-179。

瀚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谿澗川谷。」倘宋軍「荷戈甲而受渴乏，雖勇如賁、育，亦將投身於死地，又安能與賊群爭鋒？」而靈州被圍後，敵軍「蹂踐四郊，田疇日荒，樵蘇絕路，負戶而汲，易子而食，備禦理盡，」靈州軍民已無力再為宋廷堅守下去。他認為即使靈州圍解，但宋廷以後還要不斷發兵護送糧草至靈州，這樣耗費秦、雍的民力，以供靈州一方，並不划算。他認為三道出兵之計議不可行，「當盛暑之際，涉不毛之地，芻粟何自而計度，水泉從何而卜射，茫茫沙塞，千里而遙，復指何方，為所詣之處。大軍一發，不可停留，善敗臧否，安能復保？」倘李繼遷打探到三道兵馬之強弱，而選取一路可爭勝的，聚集精銳據險以守，等宋軍困乏後而攻之，就有可能像浦洛河一役打敗宋軍。倘一道宋軍敗北，其他兩道就會不戰而潰。<sup>136</sup>李繼隆的大軍後來正碰到張洎所述的困境而徒勞無功。

大戰在即，在是年六月，李繼隆竟然伙同浦洛河之敗將白守榮和馬紹忠，派護軍馮洩入奏，指控在浦洛河一役有功的田紹斌，當日坐視不救白守榮等。另又譖告田曾自誇非他不能守靈州，且陰有異志。太宗聞奏大怒，翻田的舊賬，說他「嘗背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同月廿九日驛召田回京，而委當年守靈州但「部內甚不治」的慕容德豐再知靈州。李繼隆未出戰，已帶著陷害忠良的污名。<sup>137</sup>

<sup>136</sup> 《長編》，卷三十九，頁 834-838

<sup>137</sup> 太宗在七月十日重貶了浦洛河之役失職的三名轉運使宋太初(946-1007)、盧之翰(946-1002)和竇玘。到九月，田紹斌被重責為右監門衛率府率、虢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靈寶市)安置。考司馬光，《涑水記聞》引王居日所記，李繼隆與盧之翰有隙，於是李繼隆就蓄意陷害盧之翰等三人，首先撤陝西轉運司，說大軍八月出塞，令他們經辦軍糧。當盧等三人調發民伏方集，李繼隆又發

太宗在七月初一，再命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爲夏綏麟府州兵馬都部署，協助李繼隆進討李繼遷。太宗親自部署五路大軍攻討：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1004 後)出麟州，援救靈州，並約期會攻李繼遷老巢於平夏。<sup>138</sup>

太宗像過去一樣，對諸將「皆先授以成算」，並且先閱兵崇政殿，

---

出檄文予轉運司，說朝廷以八月不利出師，改訂十月出軍。盧等不虞有詐，就令民伏暫散。李繼隆忽然再發出檄文，說敵軍突入塞，故要馬上進軍，令軍糧馬上運送。這時民伏剛散去，倉卒間不能復集，於是李繼隆就劾奏轉運司失職，不能按期將軍糧運至前線。太宗收到奏報大怒，立即派內臣一人，乘傳傳旨立斬盧等三人。當時宰相呂端及知樞密院事柴禹錫均不敢言，幸而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據理力爭，才保住三人的命。按李心傳已辨此說不確；不過，在司馬光筆下，用錢若水的話，當時的人誰不知「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考太宗早在至道二年五月丁巳(十八)，改任河北轉運使陳緯(?-996 後)爲陝西轉運使，又以江南轉運副使梁鼎(?1003 後)爲陝西轉運副使，以取代宋太初等三人。後來被李繼隆奏劾失職的轉運使，其實是陳緯和梁鼎。考《宋史》將陳緯訛寫爲「陳絳」。陳緯後來復任陝西轉運使，據《長編》所記，他在咸平三年(1000)九月，從慶州護送軍糧至靈州，途中被李繼遷邀擊而陣亡。考盧之翰與宋太初都在至道三年二月及三月先後復職，盧重任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轉運使；宋太初復爲祠部郎中知梓州。參見《實錄》，卷七十六，頁163；卷七十八，頁179、181-182；卷八十，頁201、203；《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8967；卷二百七十七〈宋太初傳〉，頁9422；〈盧之翰傳〉，頁9424；《長編》，卷四十，頁843；卷五十一，頁1109；司馬光(撰)，鄧廣銘(1907-1998)、張希清(校點)，《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9月)，卷二，頁27-28；李攸，《宋朝事實》，《國學基本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4月)，卷十六，頁242-243。關於田紹斌被李繼隆陷害的始末，以及田的軍事生涯，以及宋太初三人並非李繼隆誣陷獲罪的考證，可參閱何冠環，〈論宋太宗朝武將之黨爭〉，頁124-131。

<sup>138</sup> 《長編》，卷四十，頁850-851；《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外國傳一·夏國上〉，頁13987-13988。

「列陣爲攻擊之狀，刺射之節，且令多設強弩」。當時被委爲麟府路濁輪寨都部署的衛州(今河南新鄉市衛輝市)團練使李重貴(?-1004 後)得對便殿，他對於五路攻夏的成效，有所保留，他分析說：「賊居沙磧中，逐水草蓄牧，便於戰鬥，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大，或不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另外，銀夏鈐轄盧斌(?-996 後)也請求入對，向太宗分析攻守之策，他亦指出李繼遷所部「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他境」。他認爲宋軍「疾戰沙漠」，對一舉殲滅李繼遷收效不大。他主張堅守靈州，並從內地多積芻糧，以強兵護送。若李繼遷來犯，就會兵首尾擊之，既不枉費糧芻，又可保住靈州。但太宗不接納他的穩健的建議，只將他改任爲環慶鈐轄，命他領兵三萬，擔任李繼隆部的先鋒。盧斌擔任李繼隆的部將後，他即向主將指出，若按照太宗的指示，由環州出靈州，再趨烏池(今寧夏吳忠市鹽池縣與陝西榆林市定邊縣交界處鹽場堡)、白池(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北大池東南隅)。李繼遷老巢，要月餘才能抵達，實在曠日持久。他主張不援靈州，直接從環州直攻烏白池賊巢，那只須十日。李繼隆接受盧斌的意見，一面出兵，一面派李繼和馳驛回京，入奏太宗他改變進軍路線，他奏稱：「赤檉路(今寧夏銀州市靈武市東北)回遠乏水，請自青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太宗聞奏大怒，召李繼和於便殿，痛斥說：「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並馬上手書數幅，命引進使周瑩(951-1016)帶往李軍前督責他依旨行事。<sup>139</sup>

<sup>139</sup> 《實錄》，卷七十八，頁 182；卷七十九，頁 193；《長編》，卷四十，頁 851-853；卷五十八，頁 1279；《宋史》，卷二百五十〈張令鐸傳附張守恩傳〉，頁 8827；卷四百八十五〈外國傳一·夏國上〉，頁 13987-13988。

當太宗正為李繼隆不依旨進軍而惱怒時，是月廿八日，宋廷中樞又起風波，極受太宗倚重而全力支持真宗的參政寇準，又激怒了太宗而被罷去職。據種種的跡像去看，寇準之垮台，背後是由李皇后策劃挑撥的。最終目的是搞掉真宗的儲位。<sup>140</sup>

太宗在閏七月十八日，又想起徐河一役的英雄尹繼倫，於是任他為靈慶路副部署。尹這時被病，但仍力疾往京師受詔，然後乘傳趕赴河西行營。然而，他到達不久便於八月廿二日病卒。太宗在九月初二，命單州刺史楊瓊(?-1001 後)代其職。<sup>141</sup>

當周瑩抵李軍前宣旨時，李軍已與丁罕的慶州軍合兵，取橐駝路直攻烏、白池。據《長編》所載，李軍曾在路上遭遇康奴族的劫掠，但他們行軍十數日，卻見不到李繼遷部的蹤影，考慮到士卒困頓，而糧運不繼，深入沙漠的危險，李繼隆就決定引軍退回環州。麟州路的張守恩，雖然遇到敵軍，但以孤軍，就決定率兵返回。李繼隆出師無功，據說他「素剛，因慙憤，肆殺戮」，又遷怒於人，劾奏陝西轉運使陳緯、梁鼎軍儲不繼，教二人削秩貶降。五路大軍中，只有王超和范廷召兩路人馬，抵烏、白池，與李繼遷部相遇，雙方接戰大小數十回。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十二)，夏綏延行營奏捷，報稱「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人，獲米募軍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千匹，兵器、鎧甲數萬。」據載王、范兩軍經十六戰而抵敵巢，依照太宗的方略布陣，萬弩齊發下，李繼遷軍盡散走，宋軍隨即將李繼遷

<sup>140</sup> 關於寇準被罷之始末及原因，以及李皇后一黨對真宗施放的暗箭，可參閱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五章，頁 31-52。

<sup>141</sup> 《實錄》，卷七十八，頁 186, 189; 卷七十九，頁 191。

的營帳完全焚毀。這番捷報誇大程度多少不詳，但李繼遷並未就擒，主力尚在，而宋軍早已士卒困乏，實在是師老無功。<sup>142</sup>

作為遠征軍的主帥，李繼隆這次師老無功，特別是他不遵太宗的方略，沒有依約會合各路大軍進殲李繼遷所部。惟據〈李繼隆墓誌銘〉所載，當李繼隆自知沒有率軍赴靈州，實屬違旨，於是派李繼和奉表待罪。但太宗卻「深加慰勉」，沒有降罪。筆者懷疑楊億在此處諱言太宗對李之責備。按《長編》記太宗曾對傅潛說：「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略，致此賊越逸。」這番話明顯地衝著李繼隆而來。<sup>143</sup>

十月庚子(初三)，太宗召王超赴闕。<sup>144</sup>對於李繼隆，太宗就沒有任何表示，據載李繼隆曾移文河東轉運使索湘(?-1001)，稱「兵且深入，糧有繼乎？」索湘屬下的運糧官、憲州(今山西忻州市靜樂縣)錄事參

<sup>142</sup> 《實錄》，卷七十九，頁 193-194；《長編》，卷四十，頁 851-853；卷五十八，頁 1278；《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7；卷二百七十五〈丁罕傳〉，頁 9377；卷二百七十七〈索湘傳〉，頁 9420；〈李繼隆墓誌銘〉，頁 22 上下；湯開建，同前引文，頁 165；魯人勇等(編)，《寧夏歷史地理考》，(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頁 119。據《長編》卷五十八所記，李繼隆「接送靈武軍儲，度奴族輒出抄掠，居迫蕭關，與大蟲、巉諸族為唇齒，恃險及眾，桀黠難制。」而這個康奴族要到景德元年三月始為涇原路部署陳興所平。據湯開建的研究，與康奴族為唇齒的大蟲族在環州。而據《寧夏歷史地理考》，蕭關當指蕭關縣，在原州(治今寧夏固原市)北 180 里。則康奴族應居於環州至原州一帶。而李繼隆遭遇康奴族，相信是從環州出師的途中。〈李繼隆墓誌銘〉所載，李繼隆進軍後，聞報丁罕軍與李繼遷軍接戰，就倍道前往赴救，解其圍，兩軍因此會合。

<sup>143</sup> 《長編》，卷四十，頁 852。

<sup>144</sup> 《實錄》，卷七十九，頁 195。

軍胡則(963-1039)對索湘說：「彼師老欲歸爾，但以有備報之。」<sup>145</sup>對於李繼隆罷戰休兵，〈李繼隆墓誌銘〉委婉地說：「屬漕運之司，飛輓未集，遂案甲休士，持重養勇。」<sup>146</sup>

李繼隆有意班師，但太宗不肯罷休。至道三年(997)正月辛卯(二十六)，他命傅潛、王昭遠、石普(961-1035)統兵，再攻李繼遷。<sup>147</sup>

據《實錄》與《宋史·太宗紀》所載，靈州行營在二月庚子(初五)，上奏擊敗李繼遷萬餘眾，並稱斬首二千級，獲鞍馬、鎧甲數千計，而李繼遷單騎遁走。收到此一捷報，群臣紛紛向太宗稱賀。但這番捷報並未令太宗的病體有何起色。太宗在翌日(初六)告病重，只能決事於便殿。<sup>148</sup>考《長編》並沒有記載這一勝仗，而〈李繼隆墓誌銘〉、《宋史·李繼隆傳》及《宋史·田敏傳》則記載在至道三年春，李繼遷以蕃部歸順宋軍者眾，就派其將史乂(?-997 後)遇率兵屯靈州橐駝口西北雙堆(一作雙埕)，以阻止他們歸順宋朝。熟倉族蕃官乂遇向李繼隆報告史乂遇軍之動向，李就命內殿崇班劉承蘊(?-997 後)及都虞候田敏會合乂遇軍合擊之，結果斬首二千級，獲牛馬羊、橐駝、鎧仗數萬計。<sup>149</sup>筆者

<sup>145</sup> 《長編》，卷四十，頁 854-855。

<sup>146</sup> 〈李繼隆墓誌銘〉，葉 22 下。

<sup>147</sup> 《長編》，卷四十一，頁 860-861

<sup>148</sup> 《實錄》，卷八十，頁 201；《長編》，卷四十一，頁 861；《宋史》，卷五〈太宗紀二〉，頁 100。考《宋史·太宗紀》將靈州行營奏捷之事繫於二月丙申朔(初一)，現從《實錄》二月初五之記。

<sup>149</sup>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8；卷三百二十六〈田敏傳〉，頁 10533；〈李繼隆墓誌銘〉，頁 22 下至 23 上；《太平治蹟統類》，卷二，頁 53 上下。後來李繼隆表奏田敏之功，田乃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按：《宋史·李繼隆傳》稱殺敵三千，疑有誇大，現從《太平治蹟統類》殺敵二

以為《實錄》及《宋史·太宗紀》所記的靈州行營上之捷報，當是田敏軍擊敗史乚遇軍同一事。這是李繼隆此番出師的惟一勝仗，而它不過是一場小勝仗。

李繼隆此番西征，惟一的建樹是在他兄弟力請之下，在進軍途中的古原州，命部將胡守澄在廢壘上築建城壁，建為鎮戎軍(今寧夏固原市)。鎮戎軍後來一度失守，李繼和在真宗初年將之收復重建，並長期知鎮戎軍，並將之建成宋西邊捍衛西夏之重鎮，以及宋軍運糧至靈州地區的新的聚集地和中轉站。另一方面，隨他出征的親弟李繼和，因軍旅經驗的磨鍊，給他栽培成為李氏將門的接班人。<sup>150</sup>

至道三年三月癸酉(初九)，傅潛等向太宗奏報，所護送的二十五州軍輜重芻糧已運入靈州。太宗因病重，就詔止宋軍出師。太宗五路伐李繼遷的軍事行動就此告終。太宗在同月癸巳(二十九)病逝。真宗在呂端的保護下，瓦解了以李皇后為首的廢立陰謀，順利繼位。對統兵西邊的李繼隆，真宗自然放心不下。四月癸卯(初九)，先將他移鎮鎮安軍(即陳州)。五月丙戌(二十三)，就將他召還京師，加同平章事虛銜，卻解除他軍職，令他歸本鎮鎮安軍(即陳州)。至於以內臣王繼恩、參政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為首的后黨，就早於同月甲戌(十一)被真宗重譴。

---

千的說法。

<sup>150</sup>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李繼和附傳〉，頁 8968-8969；〈李繼隆墓誌銘〉，頁 23 上。按連接環州與靈州的早海路被西夏阻斷後，宋軍被迫將糧食運輸轉向涇原路的鎮戎軍，運糧所經的道路也向西移至鎮戎軍到靈州之間。關於鎮戎軍的營建及其重要性，參見程龍，《北宋西北戰區糧食補給地理》，頁 136-137、236-237。

<sup>151</sup> 李繼隆在真宗朝一直被投閒置散，直至遼軍在景德元年(1004)年底大舉南侵，真宗君臣才因李繼隆的懇切請求，給他重上沙場效命的機會。<sup>152</sup>

李繼隆在太宗後期兩度出師西疆，討伐李繼捧及李繼遷，因對手不同，而成敗也大相逕庭。討李繼捧之役，李繼隆擔任主帥，以快速進軍及奇襲之戰術，一舉攻下夏州，擒獲愚鈍不知兵的李繼捧。李繼捧既無外援，又受到李繼遷趁火打劫，加上宋軍有內應，於是一戰即潰。討李繼遷之役就大為不同，首先李繼遷狡詐機變，悍勇善戰，而最重要的是，他不像李繼捧死守著夏州，給宋軍有進攻的目標。相反，他的部隊行蹤飄忽，時而進攻靈州，時而退往沙漠以避戰。他以運動戰的戰法來對付宋軍，宋軍就很難捕捉到他的主力來決戰，而一籌莫展。宋軍另外很不利的地方，是行軍的地方處於沙漠不毛之地，既多沒有水源，又沒有城壘為屏障，而補給線過長，糧運隨時有不繼之虞。一旦宋軍的糧道被李繼遷打斷，或宋軍之糧隊被奪，例如浦洛河之役，就會陷入險境。太宗從不省察宋軍不利之處，他以為出動數路大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就可輕易消滅李繼遷。他仍舊墨守著雍熙三年伐遼之役那分路進軍，約期合擊的過時「方略」，去進攻在沙漠中來去無蹤的敵人。太宗並未從對遼戰爭的失敗覺悟過來，仍相信自己的方略是正確的，仍自我陶醉地認定其閉門造車之陣圖，可以在對付李繼遷的戰事上大派

---

<sup>151</sup> 《實錄》，卷八十，頁 203-204；《宋史》，卷六〈真宗紀一〉，頁 104-105；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 8968；《長編》，卷四十一，頁 862、865-866。

<sup>152</sup> 關於李繼隆在真宗朝的事功，參閱何冠環，〈老將知兵：宋初外戚名將李繼隆(950-1005)與景德之役(1004)〉，頁 203-247。

用場，自詡「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sup>153</sup>

在五路討伐李繼遷之役，雖然李繼隆名位最高，但太宗並未委他為全軍統帥，調動全軍，太宗仍然堅持將從中御，不肯將權力下放。因此，李繼隆縱有天大本領，也無從依他的臨陣判斷，改變對李繼遷作戰之戰法，去爭取勝利。李繼隆在此役的指揮作風，和他以前的做法一貫，他並未遵守太宗給他們制定的方略。他根據自己的判斷，聽從部將盧斌的意見，改變行軍路線，以急行軍奇襲的方式，直取李繼遷之主力。可惜他沒有上一回的運氣，賭博式的奇襲行動卻輸了，他找不到李繼遷的主力，最後在惡劣的環境下只好放棄進軍，返回環州。李繼隆在此役中，還因師老無功而做出兩件遭人物議的惡行，首先是在行軍中殺戮許多蕃部平民，既為冒功，亦為泄憤；他這殘忍的行爲，多年後真宗便認為是他不壽之報應。<sup>154</sup>另外他以出師無功而遷怒於幾個運糧的文臣，實行誣過於人。至於他在大戰前誣陷有功的勇將田紹斌，就給人仗恃國戚權勢，肆作威福的橫霸印象。

## 七、結論

太宗朝的外戚中，能征善戰而戰功卓著的，首推李繼隆。他是宋初

<sup>153</sup> 《長編》，卷四十，頁 852。

<sup>154</sup> 景德二年(1005)二月癸未(初五)李繼隆病卒時，真宗即對近臣評論李繼隆說：「繼隆往歲西征，枉道誤期，致陝西之民殍死甚眾，加以倉卒，頗多殺戮，其間豈無冤枉乎？此可為戒也。」參《長編》，卷五十九，頁 1316。

外戚統軍少數成功的例子，頗有漢代外戚名將，同出於山西的衛青(?-前 106)、霍去病(前 145-前 117)的影子。宋廷在淳化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給他的加恩制中，便說他「蘊孫吳料敵之機，有衛霍扞邊之效。」<sup>155</sup>從太平興國四年的平北漢之戰開始，到以後對遼的多場惡戰，包括高粱河之戰、滿城之戰、岐溝關之戰、君子館之戰、唐河之戰、徐河之戰，以及太宗晚年對西夏之夏州之戰、第一次靈州之戰，李繼隆無役不與。他從擔任偏將、副將到一軍主帥，長期擔任馬軍最高指揮官，驅策健兒奔馳萬里，他以功臣子弟之貴，兼以后兄之親，深受用人惟親的太宗所倚重，執掌禁旅之餘，並負征伐之大任。

李繼隆在太宗朝立下戰功不少，但也幾度覆師無功。他作戰的特點，是從不墨守在戰前由主帥以至太宗所訂下的方略戰法，他會因應戰場形勢的變化而決定相應的戰法。他在滿城之戰違反太宗所訂下的戰法而得勝，但在君子館之戰卻爲了保持本部實力，而沒有依約應援主將劉廷讓，害得劉廷讓一軍全軍覆沒。在唐河一戰他不理太宗堅壁不出的旨意，堅持背城一戰而倖得成功；但在第一次靈州之戰，他又公然違抗太宗五路出征所訂下的進軍路線，以奇襲急行軍的戰法進攻李繼遷，然運氣不再臨到他頭上，最後無功而回師。平情而論，李繼隆雖非常勝將軍，但他對戰爭的觸覺其實甚爲敏銳，他敢打硬仗，擅於千里奇襲。他對經營西夏的策略，其實相當穩健可取，後來即爲其親弟李繼和所發揚。

---

<sup>155</sup> 《宋大詔令集》，卷九十五〈李繼隆加恩制·淳化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頁 350。考此制繫於淳化四年正月，但李繼隆移鎮鎮安軍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當在至道三年五月，此制所繫年月疑有誤。

太宗任人惟親，他信任執掌兵柄的人，不是他晉邸的舊人，就是他的外戚。太宗一朝正是北宋外戚統軍的全盛時期，朝內朝外，盡是外戚佔據重要位置，征遼伐夏，都由外戚充當大任。外戚中當然不乏將材，好像本為功臣子弟，多有沙場歷鍊的李繼隆、趙延進、石保興、劉知信便在攻遼伐夏的戰役中多立功勳，而李繼隆更是外戚將領的翹楚。<sup>156</sup>不過，才庸質劣之人，好像杜彥珪、賀令圖、劉文裕、符昭愿、符昭壽的就更多。為此，太宗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太宗一朝在軍事上屢遭敗績，正是他任人不明的結果。

李繼隆在太宗一朝，雖然屢立戰功，但他屢次不遵軍令，給人的印象正是挾貴戚之身，太宗的寵信，而桀驁不馴。他對異己的將領如田紹斌，對地位不高的幾個文臣轉運使，即可以一己的愛憎痛加打擊，文臣對他的權勢的認識，大概都像錢若水所言「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sup>157</sup>然權勢薰天的李氏外戚家族，當李皇后在太宗死後謀廢立真宗失敗後，即失勢失寵。李繼隆正當四十八歲的盛年，卻受到真宗君臣的猜防，收回兵權，並投閒置散。幸而他並未氣餒，不像乃父在仕途受挫後即鬱鬱而終，他在逆境下學得謙讓，懂得爭取文臣的好感與同情，終於在七年後重上沙場，建立他一生最後亦最耀目的功勳。為此，潞州上黨李氏外戚將門乃能延續其顯赫地位及權勢，並由李繼隆幼弟李繼和及兒子李昭亮(?-1063)在真宗朝繼承和發揚。

---

<sup>156</sup> 按太宗朝伐夏的多場戰役，外戚從征的除了李繼隆兄弟外，就只有石保興有份，且頗有戰功。參見《宋史》，卷二百五十〈石保興傳〉，頁 8811-8812。

<sup>157</sup> 參見注 139。

(本文責任校對：歐陽馥)

## **The Military Career of Li Jilong,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ember of the Empress Clan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ong Taizong**

**Ho Koon Wan\***

###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ritically analysis the military career of Li Jilong, the elder brother of Empress Li, who was known to be the most distinguish imperial relative general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ung Taizong(r.976-997). General Li made a record in early Northern Song that he participated in almost every battle that the Song army fought against the Khitan Liao and the Tangut Xia, the two major military rivals of Song. Being the imperial relative of Emperor Taizong, General Li was delegated with full trust and power to command his army. It is worthy to note, as the field commander, General Li did not always follow the orders from his chief-commanders including the emperor. As a matter of fact, he did win some great battles but equally lost quite a number in his entire military career. Being one of the most senior commanders in the imperial troops and holding the status of imperial relative, he could not exempted from the power struggl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rt. When his younger sister, Empress Li, lost in the power struggle shortly after Emperor Song Taizong died, General Li was forced to retire at his age of 48. He had to wait for another 7 years until he regained the trust from the new emperor that

---

\* Acting Head,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llowing him to return to the battlefield.

**Key words:**Li Jilong Imperial Relative Emperor Song Taizong  
Empress Li Khitan Liao Tangut Xia Li Jiqian